

壯悔堂集

冊三

壯悔堂文集卷八

睢陽侯方域朝宗著

策

南省試策一

所貴於君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虞書曰臨下以簡而後世任數之主乃欲矜其察察以窮之過矣夫天下之情僞蓋嘗不可以勝防而人主恆任其獨智鉤距而探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必喜於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轉而疑人乘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復有可信者哉舉天下至於無可信而乃欲寄其耳目託其心腹則其勢不得不流於偏重而私昵得以用之矣偏重者壅蔽之源也私昵者竊弄之漸也無怪乎執事之所問凜乎有煬竈之懼而又不欲盡其辭也竊意執事之所謂偏重者得非密勿之大臣耶所謂私昵者得非左右宦寺之小人耶果然則雖折檻叩墀而言之而皇帝有

所不信何也彼方有所挾以取重於人主而人主又嘗自恃其往日之英斷以爲彼有所不敢肆也愚請得破其所挾而明指人主之所恃可乎竊見今日之大臣所挾者強也介也而皇帝之因而重之者亦以其強也介也然而強者四而弱者一焉介者一而和者二焉皇帝未之察也所謂強者強於盜柄強於飾罪強於拒納忠之言強於護其私局弱者則弱於守道格君而已介者介於接天下之賢人君子和者和於羣小和於皇帝之左右而已凡若此所謂強而介者唐之盧杞蓋皆有之不足異也頃有諍臣亦嘗痛哭而陳以爲今日有德宗之病誠爲不識忌諱然而其任人則倍之矣夫大臣有所挾以爲重則必陰窺皇帝之意旨而明與爲市此必與寺宦相表裏而皇帝又未之察也皇帝未之察而且有所恃以爲彼不敢肆蓋自信卽有大慙如御極之初者吾有以翦除之無難也夫天下之患必有所伏而起必有所乘而入見以爲甚著則其微可杜也

見以爲甚大則其細可圖也苟忽之以爲微且細則其著而大者立至矣皇帝以爲廝養而役之使之而彼且疑天疑神也 皇帝以爲吾將有法焉誅罰其後而彼則已流毒而莫可窮也故 皇帝手除大慙之後今曾幾何時而部堂之署有貂璫矣邊塞之庭有貂璫矣財賦之地有貂璫矣舉未聞當密勿之任者一造膝陳其不可也大臣以逢迎 皇帝而結納乎內臣內臣以嘗試皇帝而應援乎大臣皇帝雖察察於遠而已遺之於近又豈有濟哉本欲寄耳目而適得塞本欲託心腹而適得蠱恐其病積累而深也聞之善治病者不必條具藥餌也誠能審其中於四肢而已得十之二三矣誠能審其中於血氣而已得十之五六矣誠能審其中於腠理而已得十之八九矣 皇帝一旦知受病之處則知起病之方任天下之情僞日來而吾惟以誠應之坦然大度固已收偏重之權塞私昵之路而羣天下莫之我欺矣所謂君德者有大于此者耶譬之診脉者標病環集

舉不足顧惟以攻虛邪而固根本爲上斯國醫也哉

是科爲己卯朝宗舉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
此生以如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本房寥公國遴力爭曰果得罪
本房願獨任之正考遲回良久曰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俸而已
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讀其策豈讓劉蕡千載

一轍良可歎也

爾黃

行文逼肖長公

靜子

南省試策二

用人之道上以實求之下以實應之循其常格未嘗不可以爲治不
然雖曰言破格而格且從之益固矣甚矣保舉一途 皇帝之意甚
盛而羣臣皆以虛文塞責也夫 皇帝之所謂保舉者求濟世之才
也今天下內訂外侮誠宜得個儻非常之人任而使之非爲其能周
規而折矩前拱而後揖也若但如此而已見在三途之內豈患無其

人而又特設此一途耶保舉卽古之薦辟也其法不始於今日卽不稱而坐其舉主亦不始於今日然不過防其徇人情之私開賄賂之門而已以愚意論之奇士固斷斷乎出賄賂之外真才亦未必不在人情之中昔人所謂非親非故何由習知之也此二者已當不同觀而況於避影匿形惟恐多此一舉爲身累者乎於是士之稍才穎者則懼其多事而不舉矣士之稍方幅者則懼其戾俗而不舉矣士之稍氣節者則懼其沽名而不舉矣此行而彼倣以庸碌爲老成以軟熟爲諳練以鬪茸爲和平究之人情固有賄賂非全無而個儻非常之人則百不得一也尙得謂之能破格者乎漢武帝嘗曰馬跡弛而致千里士負累而立功名魏武帝雖非帝王之比然而知人善任使未之過也彼則直謂士有行如陳平者吾用之矣斯二者真破格者也今天下之時之勢豈減漢魏用人豈尙可拘常格然而苟有舉二君之言以舉士未有不驚駭失色者以文求之而以實拒之格又烏

在乎其破也嗚乎舉朝之臣皆不以建功立業爲事而以畏罪持祿爲心而且借口曰吾必得孝如曾參廉如伯夷而後進之也然則屠販誠辱行而版築乃賤夫耳豈得一望見 皇帝之國門哉夫處三代以下之世而必欲得三代以上之人以濟之愚竊見其惑也勢必至其真者不得而僞者踵至乃愚之所謂庸碌也軟熟也鬪茸也夫士苟得其才穎者亦可矣苟得其方幅者亦可矣苟得其氣節者亦可矣今此三者皆以爲不足而乃更得夫庸碌焉軟熟焉鬪茸焉豈因俗救時之道宜然耶抑此三者越於格之外而彼三者寓於格之中也 皇帝曰破格羣臣亦曰破格而實陰持一格共牢不可破於是乎保舉一事以虛文告終矣且天下士名求之甚高實待之甚卑無論高者鮮有有者不至即使有而至矣頃嘗有一士焉以草茅疎賤不爲祿誘不爲禍怵連章累牘抗論今日任兼將相之大臣 皇帝曾一聞之否乎竊意 皇帝聞之亦必爲羣論所惑以此士爲多

事者也戾俗而沽名者也而況乎其見駁於納言押伴於舉主也嗚乎皇帝而誠得此一士焉於以激天下之頑鈍勸天下之廉恥庶幾循序而進而三途之內不患無人焉競起而敬應之雖不言破格可也

論當日取人用人得失可謂曲盡文章反覆照映更妙不可言

靜

南省試策三

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本重則天下重然而往往搖奪者冊立之不早豫教之不先也我國家元良之建蓋已有年近者皇帝又爲擇日出閣命儒臣授講讀蓋其所以爲社稷計者追古三代之隆而非漢唐以下之所能及也從來並后匹嫡少凌長愛間親皆足以搖奪國本今幸無之獨是豫教則願有說焉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竊以爲元所以長仁良所以繼善蓋欲以仁善正天下而無事

乎刑名法術也漢景帝性本刻薄當其爲太子也又以晁錯爲之家
令其後削七國卒亂天下論者究其禍本不必吳王稱兵之日也當
錯爲家令時已早決其有此矣則所以遣教太子者非其人也宣帝
雖漢英主然而殺趙蓋韓楊皆不以罪殘於用法高文之澤始衰顧
嘗謂成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參王霸奈何欲純任儒術則所以身
教太子者非其道也夫教太子者以書教之不若以人教之以人教
之不若以身教之也太子異日有天下之責者也但得青宮讀書辨
古今興亡識人才邪正足以治平耳矣豈欲以博物能文類儒生耶
顧其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觀而感之漸而摩之朝夕而悠游之
所謂以人教者非獨妙選儒臣也卽左右贊御之人尤所不可忽也
儒臣之少不若宦寺之衆也儒臣之莊不若宦寺之狎也儒臣之進
止有常度不若宦寺之臥起而無間也儒臣以經史進而宦寺以嬉
遊進二者豈相敵乎昔者如懷恩覃吉輩皆賢而有識以故憲孝兩

朝多得其助焉 皇帝誠厲風旨於此中得一二人如恩與吉者俾
侍太子則一暴十寒之病庶幾免矣然而人主者太子之所取則也
人主好聲色則燕趙之粉黛吳越之綺羅不問而進太子之前矣人
主好狗馬則韓盧之駿足蒲梢之龍種不問而充太子之御矣推而
至於人主好仁儒則太子之必純厚可不問也人主好名法則太子
之必刻薄可不問也商高宗賢君也而爲太子日常在民間先朝
仁宗 宣宗聖主也而 二祖命之從征伐又嘗往來兩京道路身
出入田舍訪問百姓疾苦今旣不能如此脫略而簡易則所做法者
獨 皇帝一身耳 皇帝無聲色狗馬之嗜固足以端本而正源然
竊恐漢之景宣之病不必盡能免也意者於元良之義尙未深長思
耶抑愚則更有進焉往者太子出閣則爲之廣置講讀之官使之前
有師後有傅左有弼右有輔其或儒臣不足則更選他曹而改授焉
蓋其重也今則幸有一儒臣可以當師傅輔弼之任佐太子爲堯舜

者 皇帝顧以建言怒其伉直卒使之折辱貶謫以去毋亦豫教太子更有其術歟而何其不愛惜人才也

人教身教是訓儲本原之論

恭士

當日 思宗稍涉深刻故朝宗對策如此

牧仲

南省試策四

今天下之患殆有不可言者內之寇外之邊是也愚以爲寇之患非寇能爲患也患在任寇事者武臣養禍以自利文臣文飾以避害邊之患非邊能爲患也患在任邊事者因循而不知變計畏縮而不敢奮發當夫寇之起也繇於民貧民貧繇於賦重賦重繇於增兵增兵繇於備邊迨夫邊事之壞也繇於兵弱兵弱繇於餉薄餉薄繇於粟不登粟不登繇於田荒而民多爲盜然則二者之患將更相表裏而不知所終矣竊以爲邊之患遲而大寇之患速而烈請先以勦寇言之寇何起乎其先不過一旅之噪兵而饑民附之耳當其在豫之河

北也一二將帥翦滅之有餘然而卒使之復燃者則養禍以自利也
未幾由晉入秦而其勢張而大矣於是乎一誤於撫再誤於勦之垂
成說者且以爲行金而脫繼之開府秉鉞以爲方叔召虎者誠與前
人不同然亦聞其久於宦路善調人情而已今日省臺議論甚深且
苛幾束縛任事之臣無可一措其手而獨交口而譽其人者非誠以
其用兵之善也乃愚所謂文飾者之效也 皇帝宵衣旰食欲拯生
靈於塗炭寄任行間非文則武而約略不過如此亦何怪乎寇之日
熾者雖然以法徇人則亂以人立法則治以官徇人則亂以人擇官
則治今所爲文武者固在也武臣縱寇其責在武今則概縱之不問
而獨朝逮一撫夕更一督其爲督與撫者亦曾聞有露章而劾一將
帥者乎甚則積玩而輕武臣曰進彼亦進武臣曰止彼亦止以國家
推轂賜劍之任而日望影隨塵等於將軍之幕客而猶謂之將士豫
附 皇帝亦願知其事聞其人否也 皇帝誠願知其事聞其人一

且舉而措之以武立法以文擇官罷周旋繩墨之料而用拓落英雄之材申罰不逾時之格而警驕不可御之將則寇患可立平也夫內實則外之虛者不足憂內重則外之輕者不足舉請更以籌邊進從來籌邊者三策曰和曰守曰戰今則和有所不屑言戰則又似不卽舉獨有一守而已然而邊事自英宗以後固皆出於守矣亦嘗有三歲不破軍殺將乎五歲不入關乎十歲不窺京乎守業已無效而曾不知變計曾不敢奮發乃愚所謂因循者幸目前而畏縮者踵事後也然則今日誠變計而奮發焉勢必出於戰而愚且見陳言者之以邀功爲多事也挑釁爲速禍也孤注爲首罪也又誰爲任之者乎夫國勢處積強之日在於持重休息爲安處積弱之日在於整齊振刷爲強不可一概論也天下之因循而畏縮者殆二百年士馬久消耗矣器械久敝壞矣大將吏亦以其禍福之命羣聽之無可如何矣非使之臥薪豈能知寒非使之嘗膽豈能知苦也耶譬如有人病積

瘡者無不劑而救之之理即使驟畏剋伐亦必漸次破除其壘塊盪
滌其腸胃而後徐養之以和平若乃徒畏藥餌而日進梁肉又豈能
下咽哉夫我之邊且延袤以千里計守東而西潰守西而東潰五里
置埃十里傳烽積而一路一將即使勝兵滿千而彼飄忽騰捷立以
十倍來不可支矣夫彼嘗以聚當我之散我卒不思一大聚以掩出
其不意則何說也我國家之幅員十大於彼我國家之人力十強於
彼我國家之財貨十富於彼誠能反其積弱而以戰爲守則邊患不
難備也嗚乎患之來也未著者易收而已見者難防漢之渤海朝歌
寇也唐之黃巢亦寇也秦之長城周之太原邊也宋之澶淵浸假而
至於江至於海亦邊也竊幸執事問及之而更願其破忌諱而入告
我后也

練達英豁李文饒一流

恭士

明策從來以填引古事爲工此獨語語切今三百年第一手也

牧

南省試策五

今夫文章者有逮下之體有達上之體有疏理之體有致用之體有述誌之體有載事之體有象物之體有抒情之體教令詔誥之所發也箋疏章奏之所附也經術之表章也謨猷之條貫也彰往切今之經緯也條近行遠之章施也風詩之所見端也銘賦之所揚盛也總而言之俗尚之所繇以醇澆也人心之所繇以邪正也是固有體焉而非可以意爲之也然而變而通焉各自以其體爲體而非規而摹焉之爲一體也欲其皆醇而正必自取士始蓋士人之進身雖僅以其一體者爲之而其後歷久而殊用教令詔誥於是乎代言箋書章奏於是乎表職經術將以述聖紹賢謨猷將以澤民致主彰往則必取裁切今則必徵材條近欲其無蔽旨行遠欲其無滯思宣朝野之好惡於是有風詩壯國家之威儀於是有銘賦凡其所以需之如是

其備也夫需之以衆效而求之於一端無怪乎上作而下不應也何也本可以操末末不可以操本源可以澄流流不可以澄源無以鼓舞天下之學而徒欲振起乎天下之文是逐之於其末也爭之於其流也古人知其然故取士之途不一而其所以教學之旨甚鄭重所以教學之方甚周詳也今天下取人於進士一途且三百年而不變其偏重也久矣所謂進士者非真其學異於人也亦能爲進士之文而已父師之所教子弟之所習不過曰簡鍊而揣摩之求爲進士此外非所尙也始以其人登科目繼卽以其人知貢舉久而化焉公卿大夫士相視莫逆如出一轍夫舉天下而盡驅之於聞見寡乏才氣悴劣則進士之文之罪也雖然徒歸其罪於文彼有所不服何也彼誠無其學而不能非彼嘗能之而故出於此文以圖一得也且其所專家而爲進士體者亦不啻其心粗而氣浮旨陋而格卑鹵莽而食報滅裂乎先民矣而況乎求當於諸體也夫教令詔誥之文體在典

重今也非鄙俚則聲偶矣是其病爲褻爲瀆箋書章奏之文體在條
達今也非夸諛則冗膚矣是其病爲詔爲謾經術之文以發明爲體
者也訓詁者病之穿鑿者又病之謨猷之文以裨益爲體者也空疎
者病之沿襲者又病之彰往之文以失其斷例而體病切今之文以
失其考實而體病倏近行遠之文今勦其體於胥史病在乎學士之
依樣風詩銘賦之文今虛其體於館閣病在乎舍人之斷牕凡若此
者病不可勝言曾無害其爲進士無阻其爲大官也夫天下之執其
一卷而思僥倖也久矣今皆如其願而償之俗尙又焉得不漓人心
又焉得不汚乎天下之道一彼一此習之於此者百年而不能效之
於彼者一日容有之矣若於此未嘗習之而遽欲求其效於彼則必
不得之數也今執事所問者舉不越進士之文是其所積重不過此
一體耳而乃欲諸體之皆合不亦異乎韓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
氣盛則物之小大畢浮愚以爲學水也文浮物也學既充實則其於

諸體也鬱勃焉而出變化焉而來矣今天下未必無淹博之儒貫通諸體亦未必不能爲進士所爲之文但其所爲文不盡如其心粗而氣浮旨陋而格卑而有司又不以先民之式求之則亦黜而落耳執事豈能誠而求之達于天子乎執事而無進退之責則已執事而有進退之責愚終願其急於勸學而其所爲文者將有待而自舉也

光芒萬丈曲折自如文章家之宗匠也

靜子

其論文體一字不可動移文更疏暢

爾黃

豫省試策一

三代而下未嘗無雄才大略之主而治不進於古者非時有不同學不明也夫人主不下殿庭而周知小民向背之情左右忠佞之端海隅隱伏之變豈有他哉勤於讀書而又集諸幃幄儒臣於古今之理亂道術之原委日啓沃於廣廈細旃之上如斯而已矣是故行一政而天下歡欣舞蹈以頌之用一人而天下莫敢不服誠以本原一清

則其勢自不可得而蒙欺也君心之出入一彼一此不向之於詩書則向之於聲色其勢必然也不親之於儒賢則親之於匪昵其勢必然也不納之於精明則納之於蔽塞其勢必然也彼其託於天下之上渺然一身耳十步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既已不聞不見則不得不委重於人其所委而重者幸而得其人則猶可彌縫其闕而苟安於一時苟不幸而不得其人則將陰陽爲工講張爲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三代而下任數明察之主猶且不免焉而況於性質不相習文義不相曉言語不相接者乎聖人知其然故雖紆續以塞其耳而聽於無聲不與天下爭區區之聞而自無不聞也冕旒以蔽其目而視於無形不與天下爭區區之見而自無不見也夫所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者何也博通古今精研道術而好學不倦也三代而下創業之君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而已矣高帝繼秦滅楚以太牢祀孔子懸叢議禮拜叔孫通爲太常命陸賈

述古興亡十二篇以進號曰新語唐太宗置弘文之館躬釋奠之禮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宋太祖喜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會御殿令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元世祖定鼎於燕召寶默許衡以充講幄明太祖命有司廣求古今書史收之祕府新殿成繪古事蹟法戒於壁此數主者雖性分學力各有偏勝然未有不從事於學者也不特此也他如漢劉淵嘗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春秋每曰一物之不知君子恥之後趙石勒目不知書然常使人讀漢書勒臥聽之北魏拓跋珪克燕卽置五經博士問李光曰何物可益人神智光曰莫如書籍遂令郡縣崇焉是一時雄霸偏安之主亦未嘗不知所重而非云馬上果遂可以得天下也今大統初集 皇帝生知天縱百度維新然而有致治之本源惟一曰讀書而讀書之道有二一曰開經筵考前朝經筵之制常以月之二日御文華殿進講惟大寒暑暫輟焉春講開於二月暫輟於五月秋講

開於八月暫輟於十月然猶有日講又午講於煖閣 皇帝倣而行之日就月將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於是焉在所以格非心緝敬勝也一曰親儒臣人主親賢士大夫而遠近習便嬖則可以涵養德性今一時從龍侍從皆起兵間而 皇帝又有畋獵狗馬之好豈特長沙之不合於絳灌哉夫古之綴衣虎賁皆選吉士而後出入起居不陷於非幾所以慎輔導廣忠益也一曰讀漢書古今書不能盡讀而治平有要略若真德秀之大學衍義丘濬之大學衍義補一主於理而以立乎天下之綱所衍之義大而簡一主於事而以舉乎天下之目所衍之義細而詳真書其體丘書其用 皇帝萬幾之暇留心講覽所以鑑得失辨興亡也然而猶竊有慮者今之 命令詔誥滿字也譯而後頒之天下焉章疏奏議漢字也譯而後上之 朝廷焉書之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天下人臣之爲龍者少而不爲龍者多則出納之可虞也久矣

皇帝如不通漢書卽經筵何以開儒臣何以進哉夫大舜生於東文
王生於西其實天下之至聖非東西可得而限也豈 皇帝僅云真
人起於朔漠而必滿焉之是尙歟誠能濟滿以漢而力勉乎此三者
而猶不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或小民向背之情左右忠佞之端海隅
隱伏之變猶有蒙而欺夫皇帝者愚不信也若夫執事之所問天人
精一之旨詩賦詞章之流卽本末內外容有不同而一爲儒者之學
一爲文人之學皆非人主所急其失也非迂則蕩愚未敢颺言以獻
也

俱從治平上講學獨見其大勝處尤在切今 恭士

豫省試策二

聖人之治天下也未嘗不可以蕩佚簡易者爲之而必習之以委曲
煩重之數豈故以此勞天下哉蓋有見於人情之自然而防而決之
與閑而閉之均有所不能也自然之謂禮非以爲文也所以經世變

也非以爲儀也所以定民志也蓋聖人作而萬物覩舉天下之情方且皇皇焉不釋其故而有日求於我之思我顧無以厭其求而徒示之以固陋之觀則朝廷所以自爲者輕矣夫勢無常強而在於維持者厚運無常盛而在於輔翼者隆循循然行之既久而其始非一端之所能窺者其卒亦非百年之所能犯聖人於開物成務之日已慮之矣三代而下其建國不以禮者莫如嬴秦而興也勃焉亡也忽焉蓋秦之爲道也是今而非古拂人而從己樂苟且而惡周詳其所爲質者非真質而不至於文者則真無文也禮者制文質之中者也時可以質而質時可以文而文故謂之中昔之得統於前代者易其號不易其禮卽革其末世之禮而不革其由舊之禮皇皇乎上之所制下之所履也文中子曰冠禮廢而天下無人道矣婚禮廢而天下無家政矣喪禮廢而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而天下忘其祖矣然則不必三加而未始不冠不必具禮而未始不婚哭泣之哀未始不可以

爲喪薦享之誠未始不可以爲祭治天下者豈真恃此微文細節之
屑屑歟哉而必有名以命之數以紀之仁孝之文以將之鬼神之義
以通之以爲不如此則無以立天下之防而養天下之欲也推而極
之天下大矣五帝三王之所自出也非我之所能爲也人主居五帝
三王之位繼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廢五帝三王之
禮是欲強天下以自爲便利也天下豈從之哉今 皇帝創制顯庸
運世以禮一切綱紀條貫固可以次第舉矣抑有所謙讓未遑者耶
竊以爲 皇帝果欲行之則必輟乎疑畏之本絕乎牽制之端而後
可也何也議禮則必有典則之物則必有威儀之飾則必有文章之
辨舉之甚難而應之甚迂必且大變其昔之所爲而錯然其弗敢苟
也秩然其弗敢紊也得無曰 祖宗所未及者我亦勿之敢及歟則
皇帝必有悄乎其疑怒乎其畏者而貴臣大家之流又相率而憚
於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習所不習以脫略爲便計以樸邀爲故俗牽

而制之父兄宗國萬口如一也 皇帝將誰與行此禮哉夫天下皆以一區之禮爲禮而不以大同之禮爲禮非有昭曠於天下之識不能辨也天下皆以一時之禮爲禮而不以先王之禮爲禮非有矯易於天下之力不能爭也聖人之制禮也不惜犯天下之煩苦而以馴致於自然而不廢故勞之乃所以逸之也拂之乃所以適之也創之乃所以安之也朝會有禮以序之故不瀆天下之分征伐有禮以陳之故不奸天下之器進退有禮以裁之故不隳天下之節出入有禮以度之故不奪天下之利獄訟有禮以一之故不亂天下之法其分嚴則天下之耳目可不威而肅也其器安則天下之心知可不柔而服也其節明則天下之名教可不勸而興也其利溥則天下之衣食可不給而裕也其法立則天下之風俗可不約而齊也於是乎黼黻之章我不得而簡賤之干戈之威我不得而逞極之綱常之義我不得而湮滅之井廬之界我不得而兼并之倫要之列我不得而增減

之我之所以自爲者不輕則天下雖欲凌而蕩焉而有不能踰我之
予天下者不薄則天下相與享其治焉安焉而有不忍去是以天下
自結繩畫象茹毛飲血而後未有不日趨於文而可以固陋之治治
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有改道之名無變法之實有虔始之勞無慮終
之憂自非大有爲之主其能不惑於衆而建大業者鮮矣三代而後
惟趙武靈王魏孝文帝近之而變而不失其正則孝文爲烈焉文中
子曰貴其時大其事太和之治何可少乎哉夫孝文偏安之主也而
況乎 皇帝之大一統者乎故曰居五帝三王之位繼五帝三王之
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廢五帝三王之禮竊有以知 皇帝之斷
斷乎不然也抑 皇帝而果欲議禮則必有數倍於叔孫通高堂生
之人出而佐之又何難於輟天下之疑畏而絕天下之牽制也

立論決不可磨是將來典制中第一篇文章

靜子

豫省試策三

與人主共百姓者守令也守令輕則百姓愈輕矣三代之制封建天下而寄其民於諸侯民間之利病諸侯專之更一轉而卽達於天子無甚懸絕也漢承郡國而立守令其時之賢者往往徵入爲三公僚屬佐吏得自選署而有所因革建置於民無復得而侵沮之者則漢之守令卽古之諸侯也吏治之盛厥有由哉夫託之重則簡之不得不重也簡之重則任之不得不重也任之重則進之退之不得不重也故曰敘之甚雜而授之甚易其勢輕矣責之太劇而視之太卑其勢輕矣名之數舉而實之數渝其勢輕矣選舉之道儒與吏而已儒焉而不盡出於儒吏焉而不盡出於吏此所以敘之甚雜而授之甚易也委用之道法與體而已法焉而不獲於其法體焉而不獲於其體此所以責之太劇而視之太卑也甄別之道貪與廉而已貪焉而不必果其貪廉焉而不必果其廉此所以名之數舉而實之數渝也於是天下之守令習而玩焉其賢者相與飾虛名循故事坐待資俸

而不肖者且幸其一日之便潤身飽家而已何怪乎民生之日凋也
皇帝親政之初洞悉其弊嚴飭而申行之致治之盛卽何論兩漢
然而天下之流品不清天下之文墨不破天下之僥倖不息天下之
功能不厲皆足以竄吏而害民愚生請盡言而無諱焉可乎親民之
官非賞功酌勞之具也有功有勞者以此賞之酌之卽非真有功真
有勞者亦奔競焉而借以賞之酌之而郡邑之纍纍若若者不知其
所從來矣治政之司非屏氣折腰之地也統轄所及者而頤之指之
卽驛騷旁午之所過者而更以挫之辱之而郡邑之唯諾者無所措
其手矣黜幽之典剔民蠹也則一日而三褫未爲過也乃有同墨其
守而或摘之綬或彈之冠者又安見乎民蠹之必黜也陟明之典勸
民庸也則一歲而三遷未爲過也乃有同素其絲而或企登仙或嗟
向隅者又安見乎民庸之必陟也 皇帝曰吾有法在其令天下攷
之課之攷之課之誠是也然而令之上有守焉又有貳於守者數人

焉守之上有監司焉又有列於監司之署者數人焉皆數經層折而後達於按若撫乃以聞於天子天子又不卽裁其可否下之六卿六卿審決矣又復得請而後下之其層折而至於守令者猶夫故也長於守令者未必賢於守令卽賢於守令矣而滿漢之見不除或有所顧望而不敢或有所牽制而不能於是上與下終日求塞責下與上終日求當意外若條貫而內實扞格初似精嚴而後益縱廢雖欲致治豈可得哉夫人主之馭吏也程之以不可冒之衡則賢才之塗不得而混之也假之以不可撓之權則豪傑之氣不得而困之也束之以不可避之誅則中人將以其畏罪者而羣奉法也激之以不可遺之賞則小賢將以其圖功者而爭修職也故必流品清而後文墨可破必文墨破而後僥倖可息必僥倖息而後功能可厲自然之勢也以古之吏視今之吏則今冗矣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幸矣以所甚冗猶若有不足以所甚幸猶若有不平此無他續貂之屬太

廣而鋤莠之律或媮也。皇帝誠心知其弊而力矯之，遴數大吏以遴天下之羣小吏，又遴一大吏以遴天下之數大吏，舉而措焉，人無新舊皆朝廷之吏，何親疎也？地無遠近皆朝廷之吏，何輕重也？職無殿最皆朝廷之吏，何恩怨也？勿以美錦而學之，製勿以善書而掣之，肘塞鼠穴以杜三窟，出笥衣以公敝袴，則原端於上，流潔於下，民不求安而自安矣。太平之治天下，且拭目俟之。

經濟文章古人兼之者殊少，此能兼之。

恭士

縱談當世之務，慷慨洞達，莫謂今天下無馬周陸贄其人也。

爾黃

豫省試策四

天下有其言，近於從來之所習聞，而聖人必不能易者，則治河之策是也。太上順之，其次利導之，最下者與之爭順之，不能於是乎始導，導之而懼其溢，而不循乎流也。於是乎始分懼其衝，而不安乎瀾也。於是乎始鑿分之，鑿之皆以導之也。從未有與之爭者，今而障焉，是

塞之也塞焉是與之爭也自漢以來治河者屢矣竟悍然爭焉而不顧其不受及至乎力竭功隳而不知止則令當路條議其便宜而輕謀喜事之臣猶且大聲疾呼願攘臂一試卒無有心知其不可而肯爲昌言之者夫以神禹所不敢出者而後人出焉聖人所極智窮思而以爲無奇者乃就十數肉食之人而詢焉採焉旣昧於莫挽之勢又惑於不能割之利則亦徒見其勞民傷財而已矣夫河發崑崙出自西域其由積石而入者禹引之也禹當時謂諸水以入海爲歸而中原之水皆散而無統弱而無力其氣勢無有能相挾相屬會同而入於海者故不得不借河爲用也然而禹用河而不虞河之不爲用反因以爲害者則所謂識其源辨其性諳其形而非恃吾區區之力與之爭也河之源自天上來驚濤奔浪一瀉千里雍冀首當之而不至大爲潰濫者有山以束之也其性喜紆折好遷徙委注於徐揚之窪下而亦不至大爲潰濫者有陂澤以蓄之尾閘以洩之也惟至於

豫兗之墟野平而曠土疏而實既無險可以抗又復滿而不能容聖人以爲河形至此逶迤而蕩漾吾惟捐數百里之地以予之而已矣聖人非委其地而不惜因而棄其民而不愛也蓋審量其勞逸大小焉而委之棄之乃所以全之也河者天下之神物也其澎湃汪洋無不之也又天下之陰氣也其數衰於西南而自東而北則地氣之陰應之故常出沒乎豫兗之間此漢以來河患之大較然也戰國時白圭鄭國之徒皆制其堰而高其岸者天下有分地與分民也害歸於彼故利成於此勢不得不自爲防也今天下一家兩岸之地皆朝廷之地也兩岸之民皆朝廷之民也南徙則吾避而北焉北徙則吾避而南焉計其財力所費不敵治河十分之一而固已無事矣故河不出於南則出於北利害一也今必欲使不北而南或使不南而北何利之有雖然當事者必有以爲利利運道也則請卽以運道言之國家定鼎燕京運道所經必由於河然視堯都冀方未甚相遠也攷堯

時九州貢道已有沿海逾陸之文不憚推挽轉折以達之未聞首尾數千里而必恃一綫於河者也河之所以爲貢道者以通淮也周定王五年徙矜礫已失其故道矣漢武帝時復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專入淮則是數千年間其或通與否皆氣運之自然者爲之而非人力之所能爭也今不審其上流之怒決何故而遏其湍駛之衝是不知其源也不審其下流之停滯何所而隄於尋丈之內是不知其形也以龍宮蛟窟潦原浸天之物而欲集區區枲麻草土之力以敵之是不知其性也不知其源不知其形不知其性是昔者神禹之智不能以玄圭救黃熊而後人謂可以僥倖焉豈不惑哉未覩運道之利先受治河之害且運道明明有沿海逾陸之文可以揚千艘之輕帆疏雙輪之中梗而必欲首尾數千里恃一綫於河則亦徒見其勞民傷財而已矣 皇帝軫念民艱正供之額概從儉薄而治河之竭民財者倍正供而五之其以耗民之力則又父老子弟終歲於嗟風泣雨

剜肉補瘡之中而不得休息也以治河爲名而取之民間者本折工
餽追呼運轉之費種種以什伯計迨數易其手而實用之河者曾不
得其半故今日且有以治河爲奇貨者矣除執事所問荊隆口小長
堤而外其不經水衡之計算河臣之耳目者尙未易一二指也其實
皆久湮之陂徑寸之穴本無可治而胥吏傭作之徒輒蒙欺得請而
科斂焉甚者則日築而夜潰之利其迄無成功宋人有云治河猶治
兵也治兵者利於用兵若謂兵無可用則利權輕矣治河者利於治
河若謂河無可治則利孔塞矣故今日之河朝廷卽欲行其無事而
司空未必以爲然也司空卽欲行其無事而總河之制府未必以爲
然也總河之制府卽欲行其無事而藩河之監司未必以爲然也藩
河之監司卽欲行其無事而濱河之有司未必以爲然也濱河之有
司卽欲行其無事而胥吏傭作之徒借河以爲溪壑者終不肯以爲
然也故今日之河下奏報之則上因循之愚生未見其所終也執事

倘察蕩蕩而一昌言焉是中原之幸也

通篇以不治河爲主變化出沒極文事之樂

恭士

豫省試策五

人主之所操以礪世磨鈍者賞罰之法也賞不逾時罰不旋踵衛嗣君曰賞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傷也賞不立誅不必雖得十左氏無益也而君子譏之曰嗣君知數不知道聖人務以忠厚寬大之道待天下而不屑屑小數以邀之若是乎其立法之有本也雖然不通乎時變而爲之以聖人之法猶不足以爲治通乎時變而爲之卽區區之小數聖人有所不廢也天下積玩之所致固有激之以賞而人不知勸陳之以罰而乃以爽然悟廢然返者矣人非大賢鮮不愛財人非至愚鮮不惜死聖人能以所甚惜奪所甚愛故天下之中人皆可自全於功名之途而不至有覆餗償轅之傷則其必用嚴者乃其善濟乎寬也蓋法設而不立積習不破也法立而不行積威猶不伸也

衆人守之不足一人壞之有餘也事事而守之不若其忽然借一事以徇之也天下惟積玩之後循之難爲功亦惟積玩之後反振之易爲力出其不意而用其不測誅賞不必遍於天下而服從者遠說在乎烹阿而益封卽墨已嗚乎天下之亂必其法先亂天下之治必其法先治故聖人不患人情之難御而惟患吾法之設焉而不立立焉而不行也明之季也其政似刻而實弛其吏似畏而實欺天下相承數十年而實羣飢於法之中有人焉起而救之可以知世變矣皇帝執太阿以馭天下亦豈能外賞罰哉然而 皇帝能獨操之不能獨用之必有所寄寄之而不當雖欲獨操之而天下之窺之者衆也寄之而當雖與衆用之而其權未嘗不卒歸於一也何者法有所自舉而本末之衡異也 皇帝者天下之本也誠能秉大公於上而貴屬戚畹無有借吾叢者然後推而大吏以至於小吏無有阿循者矣誠能運至明於上而左右近習無有煬吾竈者然後推而大吏以至於

小吏無有壅蔽者矣竊聞往者二三藩王皆得以用人殺人而諸從龍於舊邸者或出爲流官或中司大柄譯一字焉而行刻一木焉而旋止外廷不敢問也以 皇帝一人之權而分持之所謂法者特有其名耳於是天下之奸宄有所沿以自升而天下之貪猾復有所恃而不敗民殘而俗弊此雖日誅十數人未必當也不正其本而躬行督責天下豈信之哉夫法設而不立不如其無設也天下猶知有法也法立而不行不如其無立也天下猶知法之必不可犯也迨一出而屢反一反而不平而天下始陽以奉法者塞責陰以亂法者售姦矣明法之不振也其弊有二曰情面曰賄賂今天下則并於一途究之情面可破而賄賂不可破則是羣天下以金錢爲守官之符續命之膏而朝廷不復有功令也明臣馮琦之言曰宮府無二體貴賤無二法則天下治愚竊以爲今日滿漢無二體貧富無二法而天下治今日亦非盡無法之過也所以寄法者未當也寄之當故大臣法大

臣法故小臣廉然後舉劾可必其不爽也賞罰可必其不渝也甲可而乙否焉則核之核之而果否焉則其罪在甲矣若此者無赦乙否而甲可焉則核之核之而果可焉則其罪在乙矣若此者無赦不渝時而列焉不旋踵而判焉絕游移之端杜營庇之路振綱挈領而法已伸矣嗚乎天下之貪欲也極矣惟制其命者可以立反之制其尤大之命者可以預止之故事有近於鏗急不近人情之所爲而適以符吾道德之用者不可不察也

從救時立論最爲警切却不肯雜入刑名一字

靜子

壯悔堂文集卷八

發煉後宜請衆識察財財不背誰人賦治
存管

已前

規面

西甲

阻之

因中

因中

壯悔堂文集卷九

睢陽侯方域朝宗著

表說書後

擬

思宗改元追復楊漣等官爵并起被廢諸臣旋欽定逆案頒示百官

廷臣謝表

崇禎元年

伏以

惟皇御極拔淹采於辛陽

至聖有臨驅凶人如烏雀雙鳳題白邨之墓泉臺忽際風雲九州鑄

蒼鼎之形人世不逢禱机此陰消陽長之日實小往大來之期

斗柄獨持泰階載遇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周易

章拔茅之慶春秋列刈草之文殷少師告彼新君首嚴威福里

大夫獻其世子用戒薰蕕乃知朝廷之司實惟賞罰是寄自玄

皇初醉謨予金簡之書而神木失幾遂爲博徒所借形迷鹿馬
傷黃犬於東門權授王曹飛白蛆於西市水德之傳一傳二豈
獨神言赤帝之爲桓爲靈誠非曆數洎乎沉香亭畔縱橫緋衣
三千竟至甘露臺前顛沛金枝奕世沙門護法人稱胡廣中庸
北府開衙誰疏王涯冤滯拜聖燒宋氏之座以社鼠而結城狐
得衛卿彌子之方本獻桃而致煬竈黨成翼虎爪牙之炤彌張
臥近驪龍雲霧之勢在手於今方烈自古以然未有日月無私
陰幽爲之胥照光華復旦魑魅因之潛藏如此時者也茲蓋伏

皇帝陛下

曆應乾圖

電繞華渚

龍飛代服紀元開藝祖之年

廟告神宗重瞳增軒孫之瑞新煉媧妃之石玉清仍是九層更築
共工之山坤維安於四極八關既竄參軍應慰孤魂七聖同遊
昏宗大澤猶勤異夢若以芳州之杜若先夜已零更恐湘水之幽蘭
入秋將落玉櫺雖美深愁非屈子之宮金鏡尙存竊喜無張公
之祭爰下褒忠之典生者榮死者如生更嚴辨奸之條赦者追
刑者無赦謂妖璫自作之孽值先帝倦勤之時始焉以豎刁之
謀媚於天子終焉以國老之勢廣置門生家國無人衣冠掃地
懸鵝鷺之餘食犬吠籬間逞刀鋸之淫刑猿愁梯上蛾眉初進
竟同大諫之名溺器何來乃鑄亞卿之職拜公姥而爲假子侍
郎豈敢有鬚託奧援而得美官邯鄲因之效步遂致長安道側
日走豺狼不止灌壇城前夜呼風雨自恃障天之手公爾渠魁
有賦同讐之章立成齏粉甚至淳于通術落紫薇之前星試問
裕妃何辜賜馬嵬之錦帶上壽呼九千餘歲觀兵蓄問鼎之心

點將列一百八人展禽蒙盜跖之號卽楊雄劇美之論陰附巨
君與蔡京紹述之名明誣太后彼無生祠之建此多要典一書
同是戴天履地之人獨笑龍逢非俊物更恥誦詩讀書之輩借
言董卓誤中郎海幾揚波日將匿曜幸有黨人之目不附黃門
乃至清流之臣幾於赤族身騎箕尾賴此氣壯本朝各畫旂常
更願克生王國安鐘簴于震蕩之後豈曰謀身不臧復銅駝于
荆棘之中實乃先聲奪氣死而無悔常留折檻之風神其有知
化爲指佞之草若夫削迹而遠引尙存九死以一生魯連之清
高義蹈東海梅福之明哲冠掛北門鳴鳳朝陽橫遭梟鳥之嚇
冥鴻在野誤爲七人所羅此

祖宗養士之恩共扶名教亦臣子鞠躬之義豈問存亡各予維新之
施用彰異舊之治至於逆黨某某者率土不容含生共憤倘擬
拔萎應作蠲體之臺姑念放覺使禦翹翹之鬼擁戴稱頌懸金

石不刊之書令其遺臭千秋門戶宗盟杜調停兩用之局防其
夤緣一旦庶乎舉朝革面得免宵小之憂允矣薄海同心共遵
蕩平之路臣等才非拔類志切觸邪探虎子於穴中豈其愛而
不殺奪鮫綃於頷下值彼睡而獲全生入玉門之關已叨非望
新脫龍城之戍便授崇階生成荷天地之私髮膚非身家所有
敢不潔清冰雪自託青筠益當奮厲羽毛不虛蒼隼伏願慎終
如始罔逸於休有北雖投蒲嫫之心足畏以人爲鑑魏徵之孟
可懷近觀先朝之包容已成前轍遠取韓侯之嘖笑不假中涓
去邪勿疑灼知虞氏之精明非深文網臨下以簡樂與唐帝之
廣運共此聖神將見侍御僕從罔非俊明之助股肱元首再賡
喜起之歌矣

宛轉疏暢高勝處尤在體裁讀之生氣千秋

靜子

擬

上遣官致祭

先師孔子闕里羣臣謝表

順治九年

伏以

齋躬思道覲百代於羹牆

憲古修儀隆一時乎俎豆風生泗水初傳

元運之笙鏞神降尼丘永式遐心之金玉敬其使矣皇皇者華格

則享之洋洋在上斯文啓佑至治馨香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立大君之則必遵垂統之師自生民以來未有集

成之聖誕娥妃之鳥裔孫始慶衍雲初應鳧繹之麟上瑞繫肅

瞻趾角江河一沛會支派之淵源日月有明聚羣星之緯次用

以興用以治誰云可廢詩書繼自昔繼自今罔不虔修禋祀唐

宮宋殿雖道絕天階無益分毫郭雀漢蛇皆手脫龍泉願觀鐘

鼓慨沙丘之不道自取乎三月烈煙卽壁篋之餘音尙足爲千

秋永鑑豈魂應眷此靈光自在人間抑澤未斬焉衣冠終藏故
里玉臺夜闕恍疑絳節之來朝畫棟晨開忽爾駿奔之咸助東
西南北位屈生前天地皇王揆符身後自非大聖人克真見聖
未有修文祀咸秩無文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玄宿真人

紫宸正位

掃風塵於三尺劍復華夏之深讐

定社稷於一戎衣得帝王之大統

雲屯禹甸直入秦關百二重

龍起冀方適合堯年十六歲爰念嗣基之要一新厥政之初謂崇
儒非僅虛名況承祭允爲大事禹背湯肩者至人也敢以南面
而傲彼東家嶽降星流者曲阜歟用展中心而馳茲四牡御府

書七襄之帛若曰予一人昭告非遙錫鹵灌三液之漿可知吾
先哲明歆莫吐子孫爭迓膚敏以前父老來觀咨嗟而去隔朝
之曠典洗兵於此重逢一代之休風振鐸自茲勿替相之蹈相
之舞公西氏固存乎克有光克有輝顓孫子猶生矣祠畔之枯
枝何意頓滋日炤之華林中之祥鳥攸聞羣避鳳啣之客斯實
天開有道故能

聖暨同心臣等器遜瑚璉司存邊豆生右文之世徒詠菁菁之在阿
際尙德之朝未嫺濟濟之酬國仰承夙夜益切淵冰敢不思一
得之中庸庶其事君庶其事父因而讀全部之論語半以開則
半以太平伏願

文武克猷

始終典學

念孔子何闕而居闕里

以先師爲師不恥師臣

午朝而御幄講經

藜閣更勤思博覽

歌大風思猛士古咸陽勿慢儒冠

虛前席談夜分今宣室猶多鵬賦則修聖人之文者修聖人之道
用以建極訓行而重聖人之道者重聖人之徒推之興賢育德
將洪闢敬敷之業無壞無騫而永席祗承之貽於萬於億矣

對仗瞻麗有神氣音韻鏗鏘有思理固使徐庾失步

恭士

定鼎說

高皇帝之經邑也審曲面勢蓋嘗靡地不營矣然而卒定鼎金陵焉
龍盤鍾山虎踞石城門連三吳室控二楚大江之所環枕淮肥之所
內通也昔者秦得金策翦諸鶻首鑿觀秣陵厥有王氣令朱衣三千
之衆鑿立方山疏迤水道爰以湧泄龍勢肇啓鴻河錫嘉名爲秦淮

此天下之奧區神臯也禹貢山川初平田惟塗泥世變漸夷廣衍沃野辨方定位土圭測影會風雨而和陰陽中天地而交四時財賦自儲漕運惟充計道里之均環朝會之所軼軌周京駕美漢都矣故天下大患未嘗不始於西北而建康乾符坤絡世睽戎狄稔稻流池馬無所馳郵水逶迤車無所衝草蔓滌濯牧芻蕭寂非天塹之險艱于渡也以性岐蕃落渡之無適於用耳夫內有甸粟之裕外益風俗之隔豈非盛則足以定四海衰則足以奠一方在德亦在險之說與粵暨 文皇重啓疆壇煥以制度爰虞人渙定社稷於北平以天下財賦產東南金陵其會戎馬盛西北金臺其樞輸財賦於東南統戎馬於西北冀幽并營天地之中也雲中右則浩於龍門左則衍於碣石面臨洪河背拱渤海垣應紫微極成艮位介震出坎勞之間殆亦所謂天府百二也士多慷慨產饒畜牧瑯琊旋繞雲帆轉於遼海漁陽豪俠香粒來自東吳猗歟盛矣而三面鄰邊一面制禦天下聞之正

位居體者以中夏爲喉舌不以關陞爲襟帶也惟文皇順天受命
威德所訖咸賓咸牧以河套爲脇以遼廣爲翼外而三十六家爲之
藩內而二十四衛張其勢巒接胭脂奪匈奴之顏色烽息祁連騰上
廂之驍駟國勢於斯稱強焉自英皇北狩河套淪沒巢焚原燎麋
鹿爲墟而肅皇庚戌之變乃從西薄矣熹皇初御遼左沉陷彎
弓躍馬仇讐是尋而皇帝己巳之年乃自東躡矣嗚乎兀良福餘沈
熒於烽煙南關西插飛煽於鋒鏑致丙子戊寅之間落日吹笳破榆
關之曉夢秋風鳴角起帝城之暮愁寅發卯臨無旦日之期唇亡齒
寒鮮百里之界豈形勢固有異乎抑古今貿理而金臺之區昔取裁
入都今則孤峙塹外也昔翼脇秦晉肩背遼河今則抵堦窮幕也且
五大之邊以餉爲儲勝國有二都焉冬春居大都東都夏秋居上都
以習蒐獮均輸運大都者上谷也道自淮而入濟上都者開平也道
繇海而會河東都者大梁也開朱仙之故鎮實中土之咽喉從未有

漕聚於一區者苟孤舟懸於萬里聿來石鍾之稱防肅遍於聞關粹
廛榛梗之虞寧細民營室尙陶穴以備非常而正紫宮裏嶢闕固可
不憑倚後戶俟食迥域哉稽漢都渭涘定以天邑唐承其朔實爲咸
陽山河四塞嶠函重關後有巴蜀之饒前有商鄧之阻故兵戎出於
不意可以退安而徐復宋都中豫澶漫九州閩輿中夏水陸都會也
而勢多平行以弘普山無崑峨以岌嶭故道旣昌以麗康氣衰颯而
淪喪其視高皇帝萬世不拔之基 文皇帝一時獨創之盛眇矣蔑
矣今日倘思扼天維衍地脈創艱食之弊策定民之本登 聖曆乎
天階章國祚之有秩盍求所以紹揚偉烈焉

此說作於戊寅十五年前卽已見及遷都矣文之沉雄壯麗又自
一體直在三都兩京之間 恭士

賢人臧說

賢人臧者吾兄授以乳羊七臧受而牧之二年矣羊未之增也吾兄

怒而責之曰吾羊之牧於他所者歲兩乳焉其所乳者又乳焉而汝之畜獨不繁臧俯首無以對吁臧可賞也天下有以不亡爲存者臧殆是也牧二歲而猶七其羊臧可謂能守其故者矣天下之業苟今以受之昔後以受之今日傳而日守其故土不必其能廣人不必其能衆也無失先王之舊封雖世強焉可也無失先王之舊民雖世富焉可也天下之闢疆而疆以蹙料民而民以減者是殆臧之所不爲也且吾兄亦知夫乳羊者乎吾鄰翁者嘗有羊焉而命人牧之其人旣報之以繁息之數乃立豎而受糈已而謂羊之牧於野者摘苗而害稼也乃置圍而牧之已而又謂羊之居圍中者產繁而氣疫羊多以死大約終一歲增不能數羊而授廩有餼補牢有費所謂建置沿革若中條理者又一歲而數闕白其說翁猝聞其繁息之數而喜不及詳准羊而授牛焉牛實疫死又准羊而授鷄與豚焉受耕之戶惡其瑣細而弗堪也蕪田而去之嗚乎翁始貪貪而惑旣惑益不知所

悔皆乳羊之利誤之也故天下往往徇小利之虛名而卒之勞費紛擾得遂不償所失者臧乎臧乎吾知免矣人各有能有不能善用人者貴審其能與不能若此者不言利以欺其主寧辭功而受過乃臧之所能也不可不察也吾兄曰爾之言近佞然吾羊則實有牧而乳者又若之何嗚乎天下之地廣於先人加於舊受業而守之而或以創開而昌大者君子豈不謂賢焉然而不可必也若夫漢武帝猶其得焉者也後將有掩敗以爲功飾虛以爲實者李宓王成之屬雖知而誅之亦何益矣故天下之亡其羊者多矣臧殆以不亡爲存者也侯子曰利之所不興者害之所不伏也臧之功不可見然天下必見功而治者又何其寥寥耶

無中生有駕空蹈虛發出大論

恭士

劉次隣字說

嗚乎古人君之待其下觀於尚書之反覆於隣臣者何其優渥而親

密也士幸生其間可以出而仕矣友人劉君暢者業尙書名其子曰宣而請字於余曰雖知夫宣之不敏然欲其力於四方也余字之次隣而說以贈曰夫尙書所稱左右有民而望之翼者職無專責焉輔翼之統詞也宣力四方而曰汝其爲之豈古之外而牧伯而以勉勉綱紀者耶夫君子於德業之際嘗謙以自牧避其上焉而不居則亦爲其次者而可矣是可以爲字耶劉君暢曰宣方未足以爲士而子顧屬以盛大之辭教之夸也曰宣所以爲力也苟力於其事而不忘則士也而有卿大夫之材矣尙壞焉而不及敷弱焉而不及張閤焉而不及昭因循遏廢而至於無可表見卽假之以卿大夫之位其庸有以愈耶夫君子於德業之際亦云爲焉而曰至勉焉而曰強也然則余之字之者誠大而非夸也劉子其無斃吾言乎哉

道健全是荆公恭士

字曉兒說

曉既冠字之曰彥室而進之曰曉乎天下何易云通人也爾無寧室
焉耳矣室於應事故省為省為故安於拙室於處人故寡合寡合故
全其樸天下惟上智能通中人且不可而況其下者乎曉乎爾毋寧
室焉耳矣

道德之精言 靜子

書昌黎潮州謝上表後

昌黎一代人傑其諫佛骨幾致殺身尤挺立不撓然貶潮州而其謝
上表亦何哀也昔人論其欲以詞賦述封禪幾於相逢君此誠太
苛使昌黎而自此貶道以趨時豈遂安坐不至卿相乃官侍郎日明
知王廷湊不可犯而必啣命宣諭叱馭不回何哉蓋士君子之自處
固有生死不難決絕而落莫悲涼之際反恟然不能自持者如蘇子
卿娶胡婦寇萊公陳天書與昌黎不安於潮陽其病一也嗚乎之三
君子者豈非錚錚者哉而性之所近不能自強故曰君子之學變化

以成德自知其病矯而克焉變化之謂也

朝宗此種論著最有道氣莫草草看過

靜子

書周仲馭集後

仲馭不以文章名然官儀部郎日嘗疏請伸理遜國時事而其復吳貴池書論皖人阮大鍼尤爲嚴正卽此已與日月爭光非文章之家所能及也後卒以觸皖人殺其身遂有議仲馭生平剛傲太過有以取之者嗟乎此亦就其殺身而後論之耳仲馭與余交最善余嘗見其負盛名時執贄問業者滿天下倘其自此踐履公卿天下必且益附之以爲景星慶雲豈復有議其剛傲者惟禍福成敗不同而乃使其門生故舊持論亦異可歎也夫

言外嗟惋含蓄不盡

恭士

書練貞吉日記後

友人練君貞吉司馬公少子能繼述其家學爲中原人士之冠嘗游

禾水作日記所載皆纖碎不經意事而含蓄甚遠余每讀之以遣旅況記中間雜詼諧客有病之者夫善戲謔兮不爲虐兮風人所以頌衛武也談言微中固不在莊語矣嘗聞有先朝鉅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頓減姬問之曰公胡我悅曰以其貌如玉而髮可以鑑也然則姬亦有所悅乎曰有之卽悅公之髮如玉而貌可以鑑耳又嘗遊虎丘其爲衣去領而闊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領今朝法服闊袖者吾習於先朝久聊以爲便耳士謬爲改容曰公真可謂兩朝領袖矣以此二謔語觀之是鉅公碑傳之所不盡者而賴以表微也然則日記之詼諧何必其無關於世耶

坡公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靜子

書吳延仲集後

延仲學問該博爲文章多本兩漢其詩出風入雅如感秋射潮諸篇皆深壯有當世之志近體頗哀豔在韓李間非其至也少年時就燕

京廷對猝遇老中貴延請置之上坐求爲作兔山五龍亭梳妝樓諸
記天壇迎神諸歌既畢酬之金五百鎰願奏天子延仲辭余己卯下
第歸嘗過延仲飲見有伎武氏者在側是時山東劉大將軍方擬青
齊諸侯王請以金屋貯伎伎曰願得終身操榼糜侍吳仲子文筆足
矣其爲人所傾慕如此昔司馬相如能以琴聲奔成都豪女又遇楊
得意薦其詞賦得陪昆明未央之遊後世每豔稱之相如大節固不
足爲延仲道然延仲卒窮不遇死矣夫當世貴要豈無操衡量文章
引拔人材之權者顧其識反出狗監與蛾眉下何也延仲生明思
宗間天子嘗寤寐想見天下之士而同時才賢流落又不止一延仲
嗚乎明社遽墟誰之咎歟

借司馬相如兩事照映最感慨而有風神

恭士

書彭西園集後

彭西園名堯諭余鄉人之前輩工爲詩者也少多讀書有氣調嘗遊

京師遇竟陵鍾惺與譚不合奮拳毆之當是時惺方倡異說盡惑天下見者莫不拱揖下拜西園獨勇於擁衛風雅如此西園詩開闔起伏具有法度意遠調圓在盛唐入室之列其負盛名時詩道榛蕪無人足以共切磨者西園性又簡傲以故其晚年詩遂失於率放嘗有馬別駕以詩就正西園翻披一過卽置之而熟視別駕曰公年四十但窮日夜吟詠至六十歲不患不佳也豈知得失寸心晚節欲細當其頽然老反不若少壯歟雖然余嘗序次西園之詩卽其少壯者已足傳矣獨是一言而誤別駕二十年不輟苦吟世之爲別駕者何其不幸哉

自在瀟灑踞文家妙品

靜子

書黃子久畫後

王君喬年得子久之畫而疑之曰是未必真出之子久也反覆觀者累日夫使其不佳耶雖子久何益使其果佳耶而猶疑非子久則是

徇名而阻天下以無齊善也王君方爲畫而徇名以阻善其可乎譬
如古詩十九首相傳枚乘作而說者往往以爲不然人苦不知詩耳
苟知詩亦熟誦之而已安用窮其果乘耶否耶王君乃豁然喜余則
有感於子久之畫也天下之道未有見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
爲之者子久以畫名其所以得傳者固有說嘗攷子久常熟人去大
海九十里焉知其不常登蜃樓以觀日習潮音而聽濤湧而後以其
靈奇恍惚之況寓之於畫耶司馬子長作史記必先遊覽天下書畫
之道未必不與此通也且子久旣以畫名矣而乃自號曰大癡癡則
不畫畫則不癡二者果可兼乎以是知子久之畫又必其有無饑無
渴齊毀齊譽之性情寓其中而後進乎技也故山水者天下之神氣
也其始必日見山水羅而致之几席之間以蓄其氣其終當遂無山
無水以吾心之浩浩落落沛然與之爲一而乃傳其神蓋若是其不
易也而世俗之爲畫顧有終身不見山水者何也且甚或終日見焉

壯悔堂文集卷十

睢陽侯方域朝宗著

誌銘 祭文 雜著

明東平州太守常公墓誌銘

妻父常公以壬午卒時宋郡爲寇所破公易服爲道士以免旣渡河而卒於曹其子霖權厝之於望魯村又二年乃克具槨如禮迎葬於舊阡余爲之誌而銘曰公名維翰字子羽少常不得於父然純孝讓產於異母弟卒以格性醇厚與物無競旣舉孝廉尤自修飭八上春官不第筮仕保定令邑故褊小公爲政隨任其俗人不知有令旣滿當遷司徒公數問所欲得者皆不應其子怪之公曰司徒自篤親我自守己遷東平州守旣至見民饑開倉賑焉當催科歎曰吾民今賣妻子保性命天子豈知其至此哉然停賦則病國吾願輸家財抵之乃盡鬻其田廬二萬金猶不足遂坐謫司徒公又問所欲補公笑曰

吾向家財有餘故可藉以仕今無矣尙可仕耶公歸而無居乃居余之北村茆茨數椽意泊如也公雖平易然見以爲不可卽終始持之官太守日有中貴人道過東平勢張甚前路令守皆起居拜跪厚有所饋獻公獨閉閣不與通更禁其尉尉叩頭爭公卒不許人稱其介云公娶吳氏繼娶朱氏生五子四女植朴霖檠桴其四蚤死獨霖在女長嫁余叔愔次嫁沈譽幼嫁周司空子業炎三余妻也銘曰往過東平父老來迎愛公及我有酒如澠蓋求公與其子皆不得而見其壻亦猶之乎見公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公庶幾有其遺風

誌潔甚銘爲變體然自奇妙

靜子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贈少保陳公墓誌銘

代司徒公

公名于廷字孟諤年二十九舉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卒後贈少保天下稱少保公少保大節侃侃爲吏部侍郎日忤魏忠賢一削官同楊漣左光斗出國門歎曰于廷幸不辱身自此天下士大夫

無種類矣已而如公言忠賢誅死復起歷左都御史爭言驕弁漸不可長且亂天下既爭不得再削官未幾諸大帥握兵者果養寇自圖便利浸至開藩鎮類唐河朔故事益不肯効命貽禍至不忍道又皆如公言天下於是不徒多公之節而更歎公之先見也公言驕弁時且得罪余督軍昌平習知九邊將帥狀欲颺言佐公公報書曰老臣得以微罪行不足累公顧徙薪慮良苦言不行死且爲恨幸公知我他日誌吾墓可也公卒後十餘年季子貞慧以張清惠公狀請余旣已受公託生前乃誌而銘之曰公系出宋名臣永嘉陳公傅良由永嘉徙居義興湖南五世至衛輝丞弘甫自湖南贅亳村視其地蓬蓬有白雲氣因家焉又七世至憲章憲章生一經一經有孝行鄉里謚爲孝潔先生先生方妊而母邵氏嫠兩刺頸一指殊不得死後奉詔旌節以公顯贈夫人孝潔先生旣不識父詢得貌乃繪事之伏臘嚶嚶孺子泣至老不衰娶雷夫人夢虎飛天門之祥生公手足結毛成

麟文襁褓中數自躍起墮地不驚既長有器量舉於鄉不色喜第進士授光山令不受餽歷唐山秀水皆以治最徵拜御史公爲御史號敢言嘗言給事汪若霖鯁直不當黜又言朱相賡挾私意逐諫臣又言王相錫爵黨賡又言職方郎趙拱極吳有孚輩皆兩相私人不宜處要又言從官陶望齡顧天峻犯清議其奉命巡河東鹽嘗言閹人張忠不法撓鹺政又言鹽法便宜五事又言 神宗皇帝久不復當陽以致天怒正陽門災又言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皆直臣當收用其巡江西嘗言淮藩庶長子常洪謀不軌又言藩宗多庶代嫡死冒生幼讎長及詭養異姓糜祿食爲宗蠹又言贛稅宜節又言閹人潘相稅湖口民不聊生已而言閹當撤又言并稅亦當罷辛酉 熹宗改元公已歷罔貳遷太常卿紅丸議起公言向以風顛脫張差庇其主使已誤今以誤減紅丸獄更誤壬戌罷刑部尙書王紀公又言紀賢臣持詔獄議不上良是不宜罷甲子歷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尙

書趙南星相賀曰冢宰不足喜與公同官乃可喜也會南星被譴去
公代視事魏相廣微欲以忠賢私人代南星公面拒之而薦喬允升
馮從吾汪應蛟忠賢大怒叱曰是三人者庸愈南星乎于廷乃黨渠
不可不急逐之公既罷卽騎一驢去賦詩示漣光斗曰脂韋世所同
侃直性所獨忠賢命騎四偵公行李蕭然無所得丁卯遣緹校逮公
適 熹廟崩乃止嗚乎此公所爲一削者也戊辰 皇帝更政舉遺
老拜公留都右都御史掌南察黜陟惟允辛未遷北都察院左都御
史公辭不許拜闕謝畢退而告人曰于廷平生好言天下事官御史
時則其職也 熹皇帝拱默中人有竊政者于廷卽去言路亦當言
今 天子英明嘗疑臣下好名沽直更多言徒滋疑 天子惟有勉
修職業仰報萬一耳壬申八月御史祝徽畢佐周以笞武弁失上旨
下都御史議公乃抗言曰陛下赫然留意武功欲激厲諸介胄臣卽
薄譴兩御史未爲過然天下將驕卒悍紀綱不立尾大之勢已見萌

芽又摧挫法吏以長其焰恐益潰廢不可收拾將貽聖明之憂方大
今日倘避激聒不一深言爲失職失職且負國老臣不敢是時天
子意有所向公持之益堅凡五宣諭五不奉詔天子怒公遂歸里
此公所爲再削者也公事四主立朝四十年歷官事業不可殫述而
獨以一再削之故海內翕然仰之兒童走卒皆知姓名嗚乎士大夫
砥礪風節固有所在而當世乃有媵姁陰巧邀主固寵欲以卿相位
傳子孫者亦獨何哉公去官後嘗深念扼腕天下事不可爲居久之
病卒年七十夫人張氏後公兩月卒有婦德門內化之公四子張夫
人生者二貞貽負才早夭貞裕舉甲子孝廉王安人生者二貞達官
戶部主事甲申殉國難死而季子貞慧最賢當世所稱定生處士者
也余許以孫女妻其子銘曰

死乃銘公則未飛虎祥白雲氣乘之遊固甚慰千萬年猶髣髴

通篇兩削官是骨建言是線索大文章須如此做方見手眼○銘

亦奇逸

靜子

沈季宣墓誌銘

沈譽字季宣相國鯉之族也少孤所分產鉅萬爲其兄蕩費且盡譽安之無間言兄嘗假爲譽券貸財於豪有力者後來徵無以償譽妻常氏最賢慧婉告譽曰鬻吾所居豈不有餘耶譽大悅從之徙居湫隘譽天性澹泊不茹葷血力學穎悟有文章各年二十七而病遂以死沈氏自相國鯉以來爲宋之巨族無論千餘指惟相國最貧其餘皆以財力雄霸閭里間相國在時嘗訶詈之而無以禁也譽獨以寒素稱然沈氏旣富而其人或習爲驕奢或更齷齪狡獪以謀爲滋殖雖千餘指無復有讀書能識字者譽獨以文章自立識者皆曰此非沈氏子所宜也果早卒無子一女以妻余子曉銘曰

人異其族是爲不祥况君之異乃在文章疇頑而壽孰哲而殤大塊不知終古茫茫

安貧力學已足沈君生平借相國族人一段照映更自生情生色

靜子

曹秀才墓誌銘

曹秀才以明崇禎庚午卒卒後而有嗣子璜璜既長而因其舅陳君
貞慧從余遊是爲順治壬辰其母陳孺人之教也陳貞慧曰璜母年
二十餘而寡今歷兩代且三十年而曹氏家門之事皆身任之當秀
才之歿也而事其舅姑不異於秀才生時其圖所以嗣秀才者則無
子而有子其撫璜也門以內慈門以外多長者遊教之義方人不知
其無父今更圖其不朽秀才者將使璜拜求吾子爲誌非子不能子
無辭余嘉孺人之貞德乃爲秀才誌曰君姓曹氏名懋勤字曰文友
曾祖三暘工部尙書祖司勳雲南左布政使父福孫太常寺主簿秀
才少有令譽陳少保公于廷以愛女妻之卽璜母也當是時曹氏門
第甲於陽羨少保公家更赫奕兩姓輝映人以比江左王謝而秀才

負才落拓意不屑也常嬉遊少保公數禁之不肯從則誘而鍵諸室
命老僕守之秀才乃以餅金誘老僕而逸出少保公怒而召之來卽
署堂上命爲文立就凡三試三稱善且喜且罵曰孺子倘力學將來
建立何啻老夫而乃不自愛若此秀才立感悟卒淬厲以文名顧數
不得志於有司殊怏怏庚午出試院而病遂死先是秀才病孺人常
籲天請代又刲股以進旣寡而足不踰戶者三年乃日撫璜馮秀才
几而告之曰君彌留時恨無子今有子矣則又蹀踊痛哭鄰里皆感
動孺人勤敏有識量動止尤嫻禮法姊嫁乙卯舉人吳洪裕妹嫁辛
未進士吳簡思兩家姊妹之盛車馬賓客絡繹不絕獨孺人蚤寡孤
苦愛兩家間然持其家世往往傾兩家上孺人旣苦節而孝歷久無
間言里人乃爲請旌而表之遞相賀且歎曰秀才死而親無廢養子
無廢嗣世業無廢主秀才可以死矣陽羨俗重貨利士大夫彼此較
論銖兩不得則眈眈然怒已而更謀所以得之則復瀟瀟然假相合

尤不尙交友間治具招賓客必心有所爲無泛然者秀才生時獨數
出千金周人之急而孺人常撫璜曰而父有遺志未就而必求當世
達人爲師爲友庶克繼之卽碌碌如余孺人猶介其兄引璜延請館
於家每膳必豐必潔皆孺人手調而目視之而猶若有嘆者嗚乎是
豈少保公之遺教耶孺人陽羨一婦人何以然孺人生二女其一夭
常曰秀才恨無子今止一女豈可不擇配乃富貴家來求者皆却之
獨以歸萬曆間名御史湯公北京之孫原楨原楨文雅純謹與璜皆
能有立云銘曰

無成有終繫臣與地孺人象之爲君也妻其克撫璜大君之裔君之
生僅二十六年而令聞百世

是爲秀才誌却以孺人作主行文極映帶穿插之妙

恭士

郭老僕墓誌銘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

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軒軒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

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詎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日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絀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通篇淋漓寫生從來誌銘中第一

靜子

祭吳次尾文

壬辰十月日梁園侯方域卽陽羨爲文而三灑酒祭於先友吳君次尾曰嗚乎次尾死矣余蚤決次尾之死而次尾果死矣然余時時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髯怒以張言如風發氣奪電光坐於我上立於我傍狂醒酣醉時一呼之不知吾友之云亡也今過陽羨陳子來迎憶我三人共學石城嘗更高歌聲滿帝京又同時而幾殺其身乎大鉞與士英蓋安樂與患難固無一之弗并今次尾竟不見而獨見定生嗚乎次尾果死矣因與定生痛哭失聲君豈聞之耶是夜卽夢君握余手曲敘平生歡笑異常然則次尾又未必死也余向聞君死嘗就梁園爲位南望而祭然不欲爲文者以未悉授命時本末恐萬一亂真失吾次尾今定生乃爲我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

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嗚乎今而後吾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
次尾何憇次尾果死次尾固在余與定生哭者友朋之情而次尾笑
者蓋夢中猶不屑為兒女子之態余與定生之於次尾交親范張一
生一死拜墓加封當在君里以君之神乘雲策晷今古蟬蛸乾坤糠
粃方且無所不之而又何必池陽之為桑梓也次尾念我與定生別
垂一紀安知不已駕池陽過陽羨格止觀止特我與定生不能見爾
嗚乎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明三百年獨養此士

纏綿嗚咽全是一團真氣此等文正以不必剪裁為佳 恭士

祭亡弟文

君之垂歿也執余之手而屬之曰必葬先夫人之墓而以哲兒為嗣
魄既冷而目不瞑余號哭請於大人許焉以復乃瞑今葬君於先夫
人之側伯兄墓之左而哲兒奉君之婦杖而衰是日主祭拜見賓客
年六歲禮如成人賓客皆曰君有子矣蓋二事皆如君易簣之言也

敢告

只直敘事而悲情無限

靜子

代三省督府張公祈雨文

某聞天生民而明以寄之岳牧幽以寄之社稷百神其有疾病水旱則岳牧爲之請命於君百神爲之請命於天其義一也今某謬爲國家領岳牧之任實與神共事茲土而五月不雨三農之失其業者號呼之聲日徹於耳某心竊憂焉至廢寢食則神之憫之可知也然而某久禱而不應何也豈神固未之知耶抑知之而不爲之請耶或請之而不許耶或某之不職已夙獲戾於神而茲又禱之不以誠耶夫果未知之是無神也知吾民之顛連如此而不爲之請是神溺其司也若其請之而帝不許是必且仁愛化爲慘刻尤某所不敢信也或某之不職與不誠則殃咎宜加某之身而又何與乎斯民也凡若此無一可者神必有所以處之矣某敢不蠲潔以待命

愷切而嚴正方是祈告之文 恭士

告井神文 有序

壬辰七月侯子鑿井於西堂圃婦汲焉神有憑之者曰爾胡不祭我將攝爾魂蹶爾魄言畢而仆侯子奠酒三盃爲文以祝之婦是夜甦

某之鑿斯井也毋亦聚族而飲神惠也匹婦何罪之有不忝蠲烝以告神歆主人既已知之矣神而黷焉其若之何若其非神之爲而妖或憑之是用疾降威誕昭厥德不然某且是湮是塞其又敢邀惠於神

辭令是左氏能品 靜子

爲吳氏禱子疏

澄江有蔡烈女祠遠近禱子者輒應余異之爲妾吳氏禱焉

某謹疏 娘娘殿下某妾吳氏者家本吳閬言歸梁苑十二樓月沉

子夜偏照雙眉三千里雲際扁舟常憐一葉鶯鶯漸老傍公子以何
依燕燕空忙歎佳人之不再終恐霞裳翠袖總歸花落鳥啼恭惟
娘娘殿下自淑也貞聞風者遠不辭玉碎留暫時於人間所喜石堅
得請申於帝座掌蠡斯有簿俾佐郤妃念鳳卜未諧乃酌麟子伏祈
慈明俯照鍊力永孚大降英雄菩薩之靈曲成兒女帷房之願從此
長齋繡佛早咸肇錫佳名千歲桃花佩瑤池之結實萬年靈藥望碧
海以啣恩某不勝虔誠禱祝之至

神韻瀟灑

恭士

蘇長公禪喜一流文字

牧仲

西施亡吳辯

西施非能亡吳也而後世以亡國之罪歸之西施過矣使吳王不信
宰嚭殺伍胥內修國政外備敵人西施一嬪嬙耳何能爲當時以勾
踐之堅忍種蠱之陰計臥薪嘗膽日伺其後而乃遠出數千里爭長

黃池之間構釁艾陵之上窮師黷武殆無寧歲越人乘其空虛而傾其巢穴此卽無西施豈有不亡者哉吾觀吳之亡也與秦之苻堅相類二君荒淫精明固不可同年而語而秦之亡以伐晉致潰吳之亡以越境而內救不及其轍一也然後知佳兵者自焚而攻遠者遺近元龜格言必不可易也夫吾之爲西施辯者非果謂女戎可與於末滅也蓋欲推其致亡之繇而斷之於窮師黷武以爲後世鑒戒也嗚乎吳之亡也有西施亡無西施亦亡強大真不可恃哉

層層推論精勁無前

恭士

狄仁傑反周復唐辯

賢哉梁公有存唐之心者也非遂反周復唐也何也武氏一淫虐之婦不過藉唐之基業假唐之名器以濟其惡耳倘一旦廬陵相王或廢或死而果欲傳天下於三思承嗣天下豈有拱手聽之者武氏卽英雄豈能盡以威力劫制天下哉周必不能建國何事於反唐必不

亡何待復且張易之昌宗者狐鼠豎子其罪固不容於誅而唐之存亡實不係乎誅之與否也五王乃至借兵於羽林踏躪顧慮如臨大敵其視豎子也太過矣善乎李賢告英宗曰奪門之計非出萬全景泰帝不起羣臣自詣南宮請陛下正位何事張皇不動聲色而就夾日補天之功此真大臣之言也雖然後之爲人臣者倘其無梁公之心而徒借口鎮靜以俟事機之自至則何以異於模稜首鼠者也是又五王之罪人也

眼光籠罩古人上細看却是以平心出之

靜子

憫獐

客有過侯子以獐獻者侯子曰獐可馴乎客曰夫至德之世獸可同羣而遊今子無乃有所不信耶而何獐之疑歟侯子曰然營室而授獐焉已而獐呦呦焉其鳴之悄以思嗥嗥焉其號之窮以悲也又夜則以首搶其戶或視之瞿然而驚類於人多有所不可者仲鳧王子

聞之曰子之不善於獐也審矣曷以授余侯子曰子之庭有二物焉其大者類西旅氏之獒而小而駿者韓子盧之裔也是皆有欲於獐奈何王子輒然而笑曰子非特不善於獐也又且不知吾子盧與西旅氏吾將導獐而見之二氏浸假而共牢以爲食浸假而共寢以爲處浸假而相與爲友而日以益善予因而安之豈更害哉侯子曰雖然子曷使童子守之而猶授獐以索王子默然不應居二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童子矣視二氏之貌且翦翦焉適矣又居二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索矣視二氏之情且煦煦然親矣雖然獐猶有間焉又居三日王子以告曰獐無間矣與二氏者爲一矣又居二日而西旅氏伺獐之寢也噬其吭韓子盧拉其脅獐竟以死王子蹙然不悅而語侯子以其狀侯子曰子固未之知耶向二氏之翦翦焉若適者所以餌吾童子也旣而煦煦焉若親者所以餌去其索而恐或爲之援也旣而示之以無間者乃所以餌夫獐也撤其防去其援而又探得

其情此西楚霸王之無所用其力而南宮萬之所以斃也何況於璋哉王子大怒抽戈以逐韓盧與西旅氏侯子曰無庸也夫世之相與爲友日以益善反出其不意而害之者其智非始於韓盧與西旅氏也或曰是璋也猶中而狹外類於人恆有所不可者卽無韓盧與西旅氏亦將有災焉

無中生有變動奇軼

爾黃

是莊列中一篇好文字

靜子

盧告

居三日而韓子盧見夢於侯子曰天乎天乎夫子何置我至於此極也夫子若以我爲陰陽狙詐而賣吾之友者吾寧且死於夫子之前以明我之不受也昔先生辨族以合天下之類余是以受姓爲西戎氏同類而殘謂之忍同族而殘謂之悖今璋之與我族耶類耶我之司守於王氏執往而捕狸分也彼璋者銳首斜目細前而蹶後儂佻

詭秘以自炫其身庸知其非狴氏之親而狸氏之黨耶執而殺之又何誅焉且是役也首兵於西旅氏西旅氏將舉大事而我莫與助也夫子其得以我爲仁乎我之交善於西旅氏有年矣夫子之所知也而何有於獐若一旦潰敗其謀而惟獐之卽焉舍其舊而新是圖夫子其又謂我何幸而獐手爪樸斂天下一妄庸子耳設其有中山氏之狠斑寅氏之威而西旅氏犯不測出生死相角逐我乃顧望兩端成共其名敗遠其害縱夫子曲而赦我我何面目而見吾二氏之父老哉抑夫子之徵喻與西楚也失辭日者秦失其鹿天下逐之我實率族爲一旅以從後高祖定天下論功惟崇讓蕭何其餘十八諸侯皆以余爲準以故熟楚漢事頗悉彼項氏者吾敵也夫是以見利以糜之分土以角之多其間隙以困鬪之捐小仁以就天下之大計也夫子奈何以婦人女子之煦煦者而論敵於友哉若其爲友者則有之矣彼其生同牢食同筐交首而戲弄分背而摩搔自以爲交最密

而莫之間也或投以腐鼠乃勃然怒羣起而爭又恐其爭之不勝乃陽好而陰與爲伺或更以其友之情而泄之於其仇是則我與西旅氏所大懼也當是時與余同事高祖者曰常山王其友曰南皮侯自二氏不終而後浸以廣是其爲道也負塗而載鬼黑烏而赤狐意者其吾族中敗類之子耶而何夫子之晉及於余也雖然夫子之言駸駸乎布已余恐天下之後生小子尸祝乎夫子之言而遂以余當之也夫子何不賜我以尺寸之地余且三踊三號而湔其頸之血以上請於帝化爲天狗而噬夫天下之負塗而載鬼黑烏而赤狐者以信余之志辨余之族類而洗之於夫子言未畢眼眼然若有大星之墜於戶者侯子以寤出門而王子來曰吾韓盧氏死矣

一肚皮不合時宜發得淋漓如許而行文縹緲又自別創一格

爾

黃

有關名教之文

牧仲

蹇千里傳

蹇千里者衛人也其遠系出於汧渭馬氏後無顯者馬氏擯之不與通因別其姓爲蹇氏祖鳴晉初以聲干王濟濟悅之而爲言孫楚濟故天子貴近臣楚尤以文學起家知名於時二人旣交口譽之鳴以此稍稍遊士大夫間積官至樞園令後頗益驕與馬氏論姓望先後爲諸葛恢所抑丞相導爭之不能得也鳴坐是廢鳴旣斥家益中落乃退與奇章氏耕於野千里父轅客早卒幼孤不慧時時從販夫牧豎者而爲人負載又戲爲人逐得之騎千里項千里返走人輒笞辱千里千里貌益恭觀者大笑曰是子駑怯乃爾耶因戲字之曰駑長遂以名之會有善相人者過之曰吾閱人多矣公耳纍纍然面狹而長類諸葛瑾後當極人臣必富貴無相忘也千里徐昂首曰人皆謂我駑是皮相者烏知我我當於旬日間自致千里耳乃更其名爲千里云千里旣長盡謝去其故所狎弄者聞孟浩然工詩乃折節事之

爲攜笈襍浩然醉輒自負之而行皆操其所最下者久之相得益歡甚浩然教之曰子族陋而孤非有以延致之卒無所成名後三日我與諸公會灞橋上子當來已而大雨雪諸公坐風籟中相與傳觴飲飲竟賦詩因歷數當世之能爲詩無當意者千里顧從泥淖中背奚囊踉蹌而至諸公望見翕然曰詩在此矣因遂藉出其羣輩遠處尋以餐牡丹之朝英賦登第筮仕館驛巡官擢駕部員外郎出爲稷州轉運使以靈石道大都督入爲左僕射封曹國公千里居官皆有勤績性謹愿不肯爲跡弛行嘗曰彼僨轅而破犁者烏足與共事哉然無他材能以資敘層累坐取卿相同列輕之一日會食中書漏下三鼓矣千里一盡數豆忽奮迅大言罵坐鳳閣侍郎王及善歎曰是局趣轅下駒耳幸致位此乃欲一鳴驚人乎顧謂令史驅出之吾徐以上奏千里竟罷爲黔中守黔中險遠多暴蟲毒瘴非人所居千里自以貴臣坐排斥意常怏怏不檢桺時出行林薄間猝爲虎所殺當時

亦以訾及善云千里死而異父兄曰田系者冒姓馬氏更以材力顯
侯方域曰千里凡驚其先世亦無達人而能自緣飾以詩賦顯致位
卿相嗚乎亦異矣卒厄於虎類有天數焉人始聞之莫不驚疑既而
果然嗚呼大位真不可倖致哉

極老靠盡節奏人人能見不必贅譽然亦直敘耳神味都從中出
覺處處飛動可見文不在妝點一涉妝點便拙拙便死提頓分明
則神姿四映無所爲神姿也老靠耳老靠固節奏所出

恭士

壯悔堂文集卷十

侯朝宗古文遺稿序

朝宗歿之二年而其子旣刊其制義逸稿復裒集其古文之逸者以附於壯悔堂之後而授梓焉賈子曰古文自六經而後左國莊列以及史漢及賈誼揚雄諸文皆胸有所見據事直書如白雲在天兀然而起兀然而止無定法也至唐之韓愈柳宗元始創爲法以及宋之歐陽脩蘇洵父子王安石曾鞏首尾虛實不可移易猶三百漢魏之詩長短疎散隨意所之至唐變爲律而宮商嚴整規矩確然不敢亂也後之爲律者但宗唐而已三百漢魏於律無所用之明初劉基宋濂輩爲古文辭猶有唐宋文之遺意至李夢陽王世貞輩始舍唐宋而宗左國莊列史漢賈誼揚雄諸文猶僞鼎僞磁貌似而神亡矣故明二百年無古文也嘉靖中王守仁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四人始起而釐正之然而落落茫茫此道孤行朝宗出而文一以唐宋爲宗爲其真者而不爲其似者首尾虛實不可移易合之四人明得五焉余

侯朝宗遺稿序

嗚呼此侯子壯悔堂集成之後所作也壯悔堂集成於癸巳之春不
二載而侯子歿余既寶壯悔堂集而朝夕之矣天下好古之士既無
不慕壯悔堂集而望之若雲霄奉之若蓍蔡者二年於茲矣侯子之
訃士君子知與不知咸惋惜而歎悼之乙未秋余奔弔焉而求其二
載中所作古文得序策書銘若干篇其子彥室捧而泣曰是將梓而
附之壯悔堂集執事不忘先君之好而賜之序先君之志也余惟侯
子之文何假予言以爲重然余既知且厚於侯子而悲其殞歿也既
深嗜篤好於侯子之文而片言尺璧之是珍也又重違孝子之請故
不能以無言昔杜甫既歿得元稹而名始彰韓愈既歿得歐陽修而
名始彰司馬相如生受知於天子歿而天子遣使求其遺書之三人
楷模千古而得各之遲早甚異今侯子少有盛名壯悔四憶及雜庸
制義一出而紙貴然應舉輒蹶嘗及顛沛是殆以司馬之名而得韓

杜之窮者也然司馬遺書不過封禪一篇自以爲雅頌揄揚而不知非先王典禮無益經國之事也觀侯子遺稿而流連感慨於世道人心之際未嘗不二致意焉設使侯子見知於天子若司馬相如者其不徒以辭賦之工爲致身之術也必矣然則侯子有經濟之才而不用於世乃以立言自見亦可謂不幸矣天下之士悲侯子之不遇而又惜侯子之早逝也然天下公卿期頤不少而一再世之後誰復知之者侯子雖死遺書具在亦未可謂不幸也乙未九月陽羨同學任元祥題

壯悔堂遺稿

目錄

與方密之書

送何子歸金陵序

宋牧仲文序

宋牧仲詩序

雪園六子社序

明處士汪君墓誌銘

止賈三兄過禹州書

正百姓

額吏胥

重學校

前

後

中

末

卷

目

錄

序

一

二

三

四

與方密之書

敬啓密之故人座下頃自毗陵聞密之已還卽欲奔走一晤猶以爲未果乃止歸雪苑遇何三次德具爲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今已爲僧止於高坐寺僕乃大喜故人相見之有期密之雖還而得其所也往在毗陵陳子定生私以問僕曰密之之還何也曰密之無兄無弟老父六十餘在堂雖有二子皆幼未必任侍養密之之還宜也不然密之讀書有道人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豈患無溝壑足了此身而必戀戀故土哉今密之旣還而止於高坐寺固無異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密之之事畢矣敬賀敬賀僕與密之交遊之情患難之緒每一觸及輒數日營營於懷及至命筆則益茫然無從可道猶憶庚辰密之從長安寄僕縵絲之衣僕常服之其後相失無處得密之音問乃遂朝夕服之無數垢膩所積色黯而絲駁亦未嘗稍解而澣濯之以爲非吾密之之故也乙酉丙戌後製與今時不合始不敢服而

薰而置諸上座飲食寢息恆對之歛歔病妻以告僕曰是衣也子之所愛吾爲子稍一裁翦而更之以就時製即可服矣僕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蓋僕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僕而以僧服相過僕有方外室三楹中種閩蘭粵竹上懸鄭思肖畫無根梅一軸至今大有生氣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後詩篇當共評翫之

送何子歸金陵序

龍眠何子之歸金陵也道出雪苑其友人賈子徐子宋子送之以詩而推方域爲之序余之見於天下興亡盛衰之故友朋生死聚散之感旣已多矣又嘗與何子少同學中同患難今又幸存而兩相遇其可以無言哉余與何子之寓金陵也歲在己卯中原秦晉之間雖有盜賊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雖門戶角立漸有黨錮之禍

而其公卿之賢而愛名者皆願求天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下之士亦莫不砥勵節行唱和聲氣相聚於豐鎬舊京之地以文學爲贄而脩同人之業卽以龍眠雪苑之一邑論之其首事者咸有數人推之天下盛可知矣是時余與何子方少年意氣甚銳又習見天下無事以爲海內同志之士或出或處可以歲月相見雖離別歸其鄉土必不至遂契闊阻絕故余之自金陵歸雪苑同人雖聯舟載酒餞送秦淮之曲而賦詩言志往往各有期許壯以遠從容以愉未嘗有促促靡騁之思悵悵可憐之狀也其後三年壬午而雪苑爲李自成所破向之所事若徐子作霖吳子伯裔伯胤皆罵賊而死余至金陵求所謂龍眠之數人者亦且有見有不見矣又二年爲甲申弘光帝立大興黨人獄何子依楚帥余竄揚州僅而免會天下鼎革同人或散或死無一存者余再至金陵嘗晨起跨一蹇驢訪問故舊盡日而歸則吞聲止於廢寺并何子亦不可得見嗚呼當余之歸雪苑也使知

吾同人飄忽湮滅至於如此必且顧馬踟躕願立斯須同人亦必且牽被引觴耳熱仰天賦公無渡河豈肯以千里之別爲偶然也夫余之別諸子於積安之時又以同人如此之盛而轉盼再見之難十不獲一况於龍蛇初定流血未乾之日耶又况於友朋寥落皆其死散之後而幸存者耶又况余與何子友朋生死之遭更有出於此外者耶何子有管樂才宜出爲世用然十年以來猶以布衣奔走周道此其故何歟吾友龍眠方以智者崇禎中嘗任簡詩亦與何子首事之人也今聞於高坐寺爲僧何子歸試以語之

兩文縱橫揮灑姿態橫溢奇力四放神明於法度之中無不如意
技止矣恭士

宋牧仲文序

宋子以文質侯子侯子曰吾子可謂拙於文者矣宋子愕然侯子嘆曰夫人固有爲其事而逮焉而不自知其故者天下之至技也吾子

之文一至此耶吾子以爲今人與古人且誰勝曰古人然則吾之所
謂拙者古之人能之耶今之人能之耶曰古人哉侯子曰吾固以宋
子爲非今之人也宋子可謂知古人矣古人之從事於拙之效非徒
其文辭也然而文亦有之平澹之理惟拙者見之巧則或蔽之矣渾
朴之氣惟拙者全之巧則或鑿之矣子不聞夫射乎韓非子曰夫射
者殺矢穀弩雖冥而妄發未嘗不中秋毫然而莫能復其處終不爲
善射無常儀的也羿之中止於十步之鵠而古今以爲射者師有常
儀的也夫中秋毫之巧不啻倍於十步之鵠也然而不以彼易此者
鵠有定秋毫無定也然則獵巧於秋毫者幸中焉且不必當而況乎
其未耶故巧者聰明之小者也學者之爲經書之文非如他體之文
求以名世已也蓋代言而述聖賢之旨思以翼道也是有鵠焉苟其
未合雖有大聰大明者出亦猶乎秋毫之中也故拙射者必學鵠久
而命中焉羿是也巧射者必希秋毫冥而妄發者是也古人之不以

巧易拙者有三而文居一焉拙於立身者忠信之徒也巧則儇矣拙於讀書者經術純固之儒也巧則彘彘則詹詹矣拙於爲文者大家先正之遺也巧則鄙倍自以爲新奇而朽腐矣宋子論文足以知古人而若不自知者非不自知也宋子之意蓋猶歆然不敢自以爲古人也宋子歆然不敢自以爲古人此吾之所以信宋子爲非今之人也卽論宋子之文其較著者矣宋子俯首而思良久曰信如子言吾之文非謂遂能拙也將從古之人求之

宋牧仲詩序

自梅聖俞爲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於是凡天下放廢無聊之人方外遊旅之士莫不自託於歌吟聲詠之間沾沾以爲能卽有身世通顯者考其著作亦多矯情曲意務欲叩寂寞之音繪幽憂之狀蓋所謂和平者難工而愁嘆者易好沿襲彷彿莫之易也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爲然最後讀宋子古竹圃詩乃知歐公之序

聖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論也宋子之詩神蒼骨勁格高氣渾舉當世數十年爭喙學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繇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爲之於論定之後易去其回惑而得指歸吾則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而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嘗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鱷魚鵬鳥之稜怪引藉爲激壯也蓋宋子生於卿相之家又少年卽膺勳命常從

天子左右歸而讀書自命尤自奮發攀躋於古作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浩落而夷猶矣嗟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減宋子未幾流離於兵戈之餘所至見錮坎壈抑鬱者幾二十年殆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而且老然而爲詩卒不工何歟豈非人之材分有限不能工者雖窮亦不工能工者不必窮亦工耶以余之泯沒甚愧其窮而不工幾使歐公之言不信賴有宋子之不必窮而工者參證於其間庶足以釋余之慚而歐公亦不必信其言矣夫天下剝復乘除皆有

成數昔之兵戈之運流離之禍余不幸當之亦已往矣則今日幸見
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以追商周魯頌之
作者必宋子也嗟乎宋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藉於窮然而其不
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宋子歌乎吾猶願爲宋子和焉

一氣磅礴有撼山排嶽之勢然中間抑多揚少却從抑處見幽見
逸見風神偶覽艾千子一二文似朝宗此作然作者知者恐皆難
其人也恭士

雪園六子社序

社者古道也舉必以文事焉其猶行古之道也古者造士於鄉教化
大行才賢輩出則聽其敬業而樂羣相見則執雉爲贄傳曰執雉者
象文明也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吾向者雪園之君子有若吳子
伯裔伯胤徐子作霖劉子伯愚嘗與吾二三子爲之其從而爲之羽
翼者莫不以文采自著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無何雪園有寇難

四子者死余與賈子開宗散而之四方徐子作肅與其侄世琛採橡栗揮鋤田野雪園之社虛無人焉嗚乎雪園非遂無人也而其文章散佚流風歇絕卒無有爲之收拾而振起之者雖謂之無人可也蓋天下兵革之氣方熾主持於上者既不遑修文而議道而其經術醇雅之望亦消磨殆盡後生小有才者或跳身於猴冠虎翼之間畔爲異途羣詣儒行之迂闊而大雅亡矣嗚呼先王鄉教之法失至使其士罔與修業而顧欲輔助菁莪之化復氣運於昌明者恐未之有也乙酉余自吳返賈子自淮陰歸兩徐子相見欷歔言及雪園舊事流連者久之已而曰吾四子可以社矣是固吾雪園之幸而存者也余曰姑待之大亂亦旣夷矣天下之人才其生育而長養之者未可量也學古行修聰明淹貫之士莫遂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之於是三年焉而徐子憐唐者出徐子宿儒也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所未及收也三子曰可矣余曰固也學古行修聰明淹貫之士莫遂

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之於是五年焉而宋子犛學成於燕而以至宋子年少有異材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所未及見者也於是相與左之右之朝夕而切磨之又二年焉而六子之社以成侯子曰吾昔者雪園四子不可追矣求之二年焉而得一徐子焉求之五年焉而得一宋子焉又二年焉而合徐子宋子與吾四子者而乃為六子焉然則社之以六子名也夫豈存乎見少哉

從先王造士士相見發論獨拈本原方見立社之宜架空鋪敘至

末澹宕收足潔甚恭士

序事以拙以朴所以大雅○不立意見據事直書大家之文靜子

明處士汪君墓誌銘

明之末有汪處士嘉先者年六十餘寓家於宋而身往來於吳越淮泗之間有子有孫而不肯就養能為詩歌有高韻而察其意常慘怛不樂與余交至厚言必出肺肝無形迹嫌而晏坐之頃常口若囁嚅

有所陳已復色墨然而退如此者二十年矣乃一日率其子若孫長
跽余之前曰嘉先婺人也父旅於禾而卒於禾誓心欲舉之先世之
墓屬天下方有兵事失業而貧逡巡未果今老矣無可待矣倘必婺
之返是終無以葬吾父也將於禾兆焉懼非吾父志也違其志而復
無以圖不朽其若人子何先生立言者也敢以誌銘請余受狀讀而
嘆曰處士孝子也其用心也深哉既老而猶奔走不肯就養者親未
葬也意常慘怛不樂者經營其事力苦於不逮而未嘗敢忘也若囁
嚅有所陳者欲以誌銘託之余也輒墨然退者示其不敢輕也蓋二
十年如一日也處士孝子也余與孝子遊二十年而不知孝子余之
過也敢不勉爲誌以補過謹按處士狀曰君諱世清字仲虛號同水
幼聰敏好學長有大志好達遊弱冠入秦涉涇渭登岍岐入蜀放覽
於瞿唐灩澦因愾然曰四海大矣安往而不適志哉人生貴則列駟
富則鼎食且富而好行其德大丈夫所爲也太史公之傳貨殖有以

也夫乃入橋李業魚鹽既饒有貲爲其諸兄弟娶而撫其孤侄又數推千金與其從子克忠有二猶子爲令宰爭迎養之君皆勉以廉謹不干以私君雅好交遊有聲益能爲詩董尚書其昌陳徵君繼儒皆與爲友晚而遊上谷雲中道由梁園而病與余祖父交因顧謂嘉先曰此中可居也故其後遂家焉輿歸橋李仍賦詩自娛年七十一而卒娶方孺人繼娶張孺人并勤儉克相其家張孺人有至行撫立一孤侄與二庶子皆過於己子年五十有五卒子三孫八曾孫二汪姬姓系出於周至漢有文和者仕新安牧爲江南始祖唐時裔孫華與第四人俱以武功顯封越國公追封英烈王其後世有達人至中元立墓大阪相傳數百年謂之大阪汪氏今卜葬於禾蓋自君始嘉先擗踊大痛曰吾乃使吾親遠吾祖吾罪人也哉吾罪人也哉夫古也墓而不墳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葬其母不知其父則殯於五父之衢以俟之苟附於身而附於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今汪氏

之葬於禾而不反於婺也蓋阻於兵燹也以視世之無故而因循或
妄意求利其身與其子孫或徇於拘忌而卒以暴露其親而不葬者
其用心何如也處士可謂孝子矣銘曰

惟禾於越爲禹舊甸惟日月明惟霜露變豈生之達而之死之戀地厚
水深云胡不奠

首尾一片神氣激宕吞吐吾見此文其猶龍乎恭士

參差離奇所謂每變在顏者也靜子

止賈三兄過禹州書

竊聞諸執事將以七月命駕禹州祝修觀察者僕私以爲過矣執事
行年六十夙病未瘳晨夕藥餌不能去口步行三里則喘乘馬十里
則筋骨告瘁呻吟之聲不絕顧欲往返適此千里何也且七月秋陽
方熾兩潦時行上冒炎毒下苦濕蒸執事自抱恙以來習於調養方
久一日驟出乎逆旅飲食不以其度而求腸胃不感其內瘡痢不攻

其外者鮮矣執事或曰觀察與我同年故人也禮不可失情不可絕固也執事雅善詩試於高臥之暇追敘其生平締交之好勉厲以德業盛大之務期望以松柏岡陵之福侑之以蘋蘩盛之以筐筥而命使者將焉斯亦可已不然執事之同年故人其在千里之內百里之外者固不止一觀察也執事概乎其不自行也亦不聞一介行李祝釐其間而獨於觀察有加是涉於重觀察而輕故人之嫌也執事而有求於觀察也即使其生長遼碣之間官於嶺嶠之表亦宜重繭負擔冒險涉遠而謁之何況禹州倘其無求古人固有大寒大暑不出者矣風雨不出者矣舉步則遼闊也何況乎往返千里竊見執事數年間讀書樂道達天知命僕私心推崇之以爲士君子師表假之一命不加貴累之千金不加富其無求於觀察也必矣故竊以爲此行過也然又嘗聞之執事颺言於徐宋二子曰吾此行非徒祝觀察也禹州咫尺嵩嶽吾將往遊焉噫天下佳山水其可盡乎執事昔嘗登

岱嶽矣即使今日遂遊嵩嶽而華嶽固未之遊也而恆嶽固杳遠而不可望衡嶽固阻絕而不可尋也竊謂執事老且病卽果有名勝高閒之事苟待於跋涉者亦宜姑且已而況乎其不盡然也執事幸裁可焉不宣

紆回容與恭士

凡八段曲折層出似昌黎諸書靜子

正百姓

王者欲治天下而不求正乎百姓天下不可得而治也百姓者人主所恃以與立者也人主恃以與立則必先使其有以自立苟不與之以可重之勢而齊之以至一之術則是其名甚賤而可恥其實甚弱而可凌也百姓之自救不暇也久矣又烏能正之也哉嘗觀世之衰也其所以詭其百姓者有二所以加其百姓者有七不察乎七加而欲絕其二詭者未之有也夫百姓皆以詭而免焉爲得計其心嚮然

若不終日人主將何以託根本厚風俗乎故天下之患莫大乎人樂改業而以百姓爲不足爲此明之所以亂也明之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力役加之水旱災禔加之官吏之貪漁加之豪強之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於是百姓之富者爭出金錢而入學校百姓之黠者爭營巢窟而充吏胥是加者七而因而詭之者二也卽以賦役之一端言之百姓方苦其積重而無告而學校則除矣吏胥則除矣舉天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間也百姓之爭入於學校而爭出於吏胥者亦莫不利其固然而爲之矣約而計之十人而除一人則以一人所除更加之九人百人而除十人則以十人所除更加之九十人展轉加焉而不可窮爭詭焉而不可禁天下之學校吏胥漸多而百姓漸少是始猶以學校吏胥加百姓而其後遂以百姓加百姓也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非死於溝壑卽相率而爲盜賊耳安得而不亂哉夫百姓者人主得之於天而受之於祖宗其關於

國家至重也天下之人無事而爲百姓至安也乃一旦荼毒之若罪人操切之若輕草使天下之人一自知其爲百姓則不覺其傷心而嘆蹙額而愁寢不能安枕食不能下咽父無以厝其子夫無以保其妻此何爲者也議者猥曰富而亂鬻宮者有禁黠而叢公門者有禁庶乎可以一之嗚呼不圖其本而欲制其末吾見其無術也吾能使天下不見百姓之辱斯不慕學校之貴矣吾能使天下不見百姓之苦斯不慕吏胥之樂矣嘗讀函風之篇見其區處其百姓者家室之計至完以固歲時之養至周以悉而猶恐其隔絕也則又使之躋堂獻酒而區區疾苦之情何患其不通積輕之勢何患其不振乎然後知三代之主立國數百年其百姓皆相與安其分而終身無可搖奪之憂者蓋致之有由也若以爲吾餘百姓苟不至於作姦而犯科固已自立有餘矣而又何需乎其他哉故百姓之業自有餘者也無藉於人主也而人主不爲之正其實則所業內喪不爲之正其名則所

業外徒不可不察也先王之制百姓之孝弟力田者升爲士士之入官者爲吏其踰此者則爲游民至兩漢猶沿其意而守之非獨以慎此二者蓋深求乎百姓之衆多而防其漸少也當其時士不耀其民民亦不敢冒爲士吏不欺其民民亦不願苟爲吏使天下隱然知百姓之爲重而患根本不固風俗不醇者吾不信也嗚呼百姓者治亂所由出也彼其詭於學校與吏胥也非遂亂也而自其不安百姓之分而推極之則大亂之道也其詭於學校與吏胥者特富而黠者之所爲也天下之百姓不盡皆富亦不盡皆黠而又非此無以自立倘不肯坐以待斃固無所不爲矣而要之非百姓意也其勢有不得已也故曰王者欲治天下而不求正乎百姓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目前之感於衷特深痛切言之悲憤言之無不真切如畫恭士

額吏胥

今天下吏胥之橫何其甚也雖少猶當有以額之而况其多乎夫以

吾君吾相朝夕所講求之法日夜所撫循之民厲精而施之跂予而望其治乃一旦蠹且壞焉於羣吏胥之手朝廷之上大聲疾呼三令五申遂熟視而無如之何此其故何也違令之誅不嚴而容匿之數不破也蘇軾曰天下之人有甘於自棄爲惡甚毒而不可解者吏胥之謂也古之馭吏胥也必有選而任之之道所謂掾屬者是已學而後入材而後試其賢能略與其官長等非鄉里所舉者則不得當也故其途不雜其數不可多設其人亦自愛惜勉厲於功名之路有士君子之風今則不然姦猾者爲之無賴者爲之犯罪之人爲之縉紳豪強之僕逃叛之奴爲之吏胥之子孫相沿襲親若友相援引者更迭爲之凡若此者豈復有毫末之餘地哉是以鷄鳴而起孳孳爲不善不擇人而食不擇科而犯以是爲應然也嗚呼吏胥之固結也久矣爲之官長有能如唐之柳公權明之況鍾者不旋踵而制其死命駢尸於市庶乎其可也而精明強固者少闖茸啗利者衆初聞其說

亦未嘗不驚且怒既而翫焉以爲是固吾之左右也浸假而備顧問浸假而寄腹心託爪牙藉以營其私囊夫且四顧躊躇以爲吾非吏胥誰與爲理是一郡嘗有數守一縣嘗有數令也既已有吏胥矣而吏胥又各有貳有副或一人而兩役或一役而數名莫不親近其官長而以招搖於鄉里曰我吏胥也縣有吏胥焉郡有吏胥焉郡縣之佐貳有吏胥焉其郡縣之人又有叢蔽於諸道而爲吏胥者焉縱橫巡按之署盤踞督撫之衙而爲吏胥者焉嗚呼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縣殆不止千人矣以三百計是一城社之中而有三百狐與鼠一郊原之中而有三百虎與狼也其凶焰之所及者或代之役代之稅或無故而魚肉有事而勾攝疾首痛心者幾何人吞聲飲泣者幾何家是吏胥一而受其害者且百也今天下大縣以千數縣吏胥三百是千縣則三十萬也一吏胥而病百人三十萬吏胥是病三千萬人也天下幸無盜賊之擾水旱之災小康無事而日有二千萬

人不得其所吁亦大可爲寒心也哉此皆無以額之之過也近者數有裁革之

詔亦稍稍奉行之然今日汰而明日復矣巡按之署撤而督撫取而用之矣吏胥之有罪者縣發覺之則入於府府發覺之則入於道道發覺之則入於院至於院而人不敢復問向之所爲府者縣者轉而與之抗禮道者降而接之以溫顏是其不可向邇之勢始猶處於降殺之間而其後乃反驅之於積重之地彼大吏之不賢者無論其賢者持己有節而御下無術吏胥乘其峻刻之風威猛之性以市其重權而取民間之財顧有倍蓰於往昔者矣嗚呼從來天下之亂固氣運爲之有洪水之害有猛獸之害有暴君之害豈今之氣運在吏胥耶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將如呼小兒罷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國門獨於吏胥之至微賤額而限之易若舉手乃若泰山之不可拔決水之不可禦天下之患未有壅蔽因循怠廢不

舉至於此極者此其故何也不悉其不額之弊與必額之之法雖欲額之而不可得也不額之弊在官不在吏必額之之法亦在官不在吏不額之弊有三而額之之法維一官之不能而畏事者以爲吏胥之多非自吾始也吾姑仍之且觀望其他者之未盡汰焉交相觀望而吏胥卒以自若此其弊一也月而閱其簿朔望而稽其名奉令而裁之榜而示之陽以虛文塞責而陰據其金錢還之以故物此其弊二也去者去矣而留者未去彼此營護而以浸潤其官長三窟之免百足之蟲必齊其黨與之私而後已此其弊三也夫朝廷而不知吏胥之弊也倘其知之而下之令曰是皆有額踰三人者其官謫踰五人者其官削踰十人者其官殺無赦彼吏胥之爲惡而不顧其死者固有之矣亦有官代其吏死者乎周書曰刑罰世輕世重當其積弊非重法無以制之夫殺一人焉而舉天下三千萬人咸受其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而豈其爲商韓之峻也哉

了然於心了然於手恭士

二策指陳利弊剴切不讓敬輿而行文變化奔軼眉山父子間定當置一座然恐長公策別猶未盡如此痛快也古今人不相及斯言誠誑我耳○其好處只是一字曰達爾黃

重學校

今與古之相反名與實之不相副蓋未有如學校之甚者也古之學校所以養才而今以收不才名徇其舊似甚貴而實失其據則甚辱久之穢濫而無可別并其名亦不足貴則何以興天下之學而成天下之材也天下之學不興天下之材不成雖聖人無以致治欲反其道必自重學校始夫設學校於此必其才者入不才者不得入是以才者有以自見而不才者無所容倘其雜然并進是才與不才混也才與不才混而天下之才者少不才者多是才無以勝不才也才無以勝不才其勢必盡化爲不才而後止嗚呼舉天下之學校盡化爲

不才朝廷猶曰吾養士於此而他日將以大用之也豈不誤哉然則重學校者必清其非學校者而後可也清其非學校者必嚴其督學校者而後可也天下之士至衆天下之學校至廣今概曰不才則學校者怒而督學校者惑嗚呼徒沿其名而不察其實誠無以塞其怒而解其惑也往者士之遊於校者十年五年之積累視其學而其一日之短長視其文進之者慎而退之者嚴蓋有公卿之子弟望泮宮而不得入旣入而不免於黜革者矣而況乎商賈富人之贅輿隸廝養之賤者哉今之遊於校者亦視其積累與其短長然而昔之所積者才而今之所積者財也昔之短長才有一定之優劣而今之短長財有適然之厚薄也才茂於人謂之茂才才秀於人謂之秀才古之制也今則謂之請託熟於人而賄賂先於人可乎自明之中葉而督學者患在請託明之末季患在賄賂至於賄賂之盛行而數百金者爲之數十金者爲之甚而至於數金者亦爲之其有擔石之儲自乞

人以上無不侈然爲子衿者葵丘之田父朝市其一牛而夕以三子入於庠嗚呼士之賤不一牛若而舉世習於不知恥風化之壞可爲痛哭流涕者此也夫苟有其爲之之具則以卿大夫之奴郡縣之隸爲之而無以禁也且旣爲之而猶不除役牙狙市獐之徒戎卒之伍爲之而無以禁也且旣爲之而猶不徙業然以其非此數者而指而擯之曰爾奴也隸也爾狙獐而卒伍也而彼有所不服何也以爲我之所不能者爾亦不能而爾之所爲有其具者我亦得而有之也往歲校士而兵譁毆士幾死其將方且擁大燾於中衢睨而命之曰夫夫也學校者也當笞夫夫也非也當免宋之十郡縣之士數千餘人舉皆膝行匍匐甘心受之卒無有起而與之抗者說者以爲士氣之靡而不知其有以致之也兵不識丁而士亦多不識丁鎮將鞭箠我分也又豈有名實之異哉嗚呼學校之積輕至不可以盡言而猶欲以姑息爲有恩寬假爲有禮則是天下之穢者終無時而清天下之

濫者終無時而裁也故慎之而又慎所以明異也嚴之而又嚴所以示尊也盡去天下之不才而後真才見雖得一真才而不以爲不足也雖去數百千之不才而不以爲過也今者大縣之弟子殆不下二千人中小縣亦各千餘人此何爲者也且也有進而無退其進也無論試士與不試士寸檄尺符隨手而下其退也無幾又不終朝提掇而復之攀附夤緣浹歲不絕彼督學者非不知也因循之見狃於前而貪利之心橫於後前人之教後人若貽以規矩後人之守前人若奉爲律令吁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則必何如而後可也曰舉明臣張居正之舊令而力行之其進也有制大縣必四十人中縣必二十五人小縣必十五人其退也無制百人不稱則退百人千人不稱則退千人無容僞容僞者褫不旋踵無姑徇姑徇者罰不移刻以作養之意而寓澄汰之權以文章之事而行軍旅之法庶乎其可矣而其要則尤在勿以文藝爲浮華而以德行爲借口蓋其所可飾者行也而

其所不可飾者文也今使恃其財力以亂其名實而使人保而舉之
曰此德行者也則督學者必俟論定於歲月而無由一旦以知其然
否設使人保而舉之曰此文章者也取而試之閱其數語不終卷而
瞭然矣夫然後察之曰之子也得無佻達者乎而士行亦可以飭矣
故舍文而論其行者奔競之端也既論文而後察其行者齊一之術
也天下固有文學而無德行者未聞不文不學而有德行者道德發
聞之謂德百行卓越之謂行是文學之所不及也非謂其遺文學也
且有人於此策之以經而不對考之以文而不能問之以字而不識
無論其實不長者卽果然矣亦不過市井之愿耰鋤之老耳朔望讀
法舉而旌之里正之事邑宰之職也而奈何冒之以學校之名也或
曰學校所以養士也居正刻覈之法非先王寬大之澤夫士苟才而
賢卽居之以夏屋而享之以大烹古之人不以爲泰不然育才之地
而今沿以爲惠濟之局豈不亦羞朝廷而輕當世之士也哉

子瞻論辭達而已矣之說曰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爾黃
以此評朝宗諸策真足以當之矣更愛此篇行文又在前二作上
其筆下提頓緩急識者自曉至言之必盡今日可用千年可傳豈
非不朽之作恭士